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雲南勘界籌邊記

姚文棟著

附：偵探記・集思廣益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雲南勘界籌邊記

周錫光題首

雲貴總督片

再鹽運使銜直隸候補知府姚文棟前充出使俄德等國隨員差滿回華呈請游歷印度緬甸等處道出巴黎經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派令查探印緬商情並滇緬界務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臣等有案茲該員已於緬甸新街取道騰越行抵滇省臣等查姚文棟志趣遠大辦事誠懇平日講求洋務研究輿圖先充出使日本隨員繼由侍郎洪鈞調赴俄德等國隨同辦事該員周歷東西兩洋熟諳外部情形此

次游歷印緬地方並流覽滇邊門戶凡有關形勢之
處無不博訪周諮繪圖記載滇省近鄰緬越現與英
法交涉滇緬分界通商各事宜尚未開辦亟須熟習
洋務之員相為助理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滇省需材孔亟准將鹽運使銜直隸候補
知府姚文棟留於雲南交臣等差遣委用實於邊務
不無裨益謹合詞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謹奏

雲貴總督片

再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姚文棟出洋差滿因公來滇經臣等於光緒十七年六月附片奏請留滇差委欽奉

硃批著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茲據該員稟稱自光緒七年隨使出洋先後計逾十年此次留滇當差復二年有半現接家信祖塋年久失修必須及時補葺現在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懇請銷差離滇給咨回籍修墓等情前來臣查姚文棟經出使英法

大臣薛福成委令查看印緬商情及滇緬界務遠涉重洋歷經烟瘴考核精細艱苦備嘗留滇以來歷次差委均無貽誤茲既據該員稟請回籍修墓查無經手未完事件自應准其銷差離省除咨吏部查照外理合會同雲南巡撫臣譚鈞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奉

硃批吏部知道欽此

原书缺页

原
书
缺
页

雲南勘界籌邊記上卷目錄

邊界圖 西界已刊南界俟補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大金沙江形勢續論

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太金沙江考

老蠻暮爲中國必爭之地論

野人山說

八關非滇緬之界辨

詳騰越關隘碉堡

里麻說

樹漿廠考

論木邦孟密

潞江通舟說

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

潞江以東土司論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大金沙江形勢其下游去滇遠者吾且不論論其上游本爲滇屬者按永昌騰越諸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所部曼獨直通蠻暮江蠻暮傳云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當緬人水陸之衝爲隴川右臂孟養傳云其地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韁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合此三土司觀之而上游之形

勢備矣孟養之上又有孟拱蠻暮之上又有戛鳩志
皆無傳𤓰騰越四履土產諸篇論之曰從前州境盡
大金沙江內外兼戛鳩蠻暮孟拱孟養而有之蓋蠻
暮戛鳩在江內者也孟養孟拱在江外者也夾江內
外以衞騰越天塹何其雄也江以內有蠻哈南牙諸
山爲之重險表裏山河又何壯也此大金沙江當日
之形勢也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爲即梁州之黑
水禹蹟所畫確不可移故論者謂西南極邊由瀾滄
而潞以迄於黑水之金沙爲梁州第一大門戶明時

孟養通文書自稱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門戶者也由
是言之滇其可無大金沙江乎大金沙江內外其可
無孟養諸土司乎嘗考我
朝定鼎之初平滇之後孟拱孟養等首先內附見於
毛奇齡蠻司合誌毛奇齡廼據史館官書非耳食無
稽者比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
高宗御製詩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覩者焉
得謂之非
本朝屬地乎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

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也能如是則大金沙江之形勢完而全滇之門戶鞏矣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騰越境內之水流入大金沙江舉其大者言之一曰檳榔江一曰龍川江雲南通志云檳榔江自古勇塞外流入合騰越廳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蠻暮境西入大金沙江凡騰越以西之水皆入焉龍川江自怒夷界入邊納由石猛淋芒市南梳諸河西南自天馬關流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凡騰越東南及龍陵以西之水皆入焉騰越志云甸內甸外諸水以大盈江龍江兩大水括之可約畧而盡蓋檳榔江與大盈江

合流之後或稱檳榔江或稱大盈江其實一也龍江
則卽龍川江也今考兩江入金沙之口本皆在滇屬
土司境內龍川入江之口爲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
密至此緬人稱曰那莫江滇中諸志或作莫勒江者
誤按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
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此江是也此龍川江尾舊
屬滇境之明徵也檳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爲蠻暮
北境俗亦稱爲蠻暮江流經南甸之南牙山麓至此
說者謂其地正當蠻暮南甸之交故騰越志南甸傳

云所部戛獨直通蠻莫江即指此江也此大盈江尾
現屬滇境之明徵也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緬
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兩處爲瀕江要地瑞姑雲
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畧大學士傅恒征緬採得
此路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
里即至阿瓦城較諸路尤爲近捷者是也此處江道
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面窄
而底極深兩端皆似葫蘆口故名張機南金沙江考
所云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也爲上游江道最險

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恃此兩峽以爲險也昔年蠻暮土司都於新街而扼瑞姑以禦緬甸瑞姑新街皆蠻暮屬地大金沙江上游形勝要害之所在也龍川入金沙江在瑞姑之南小葫蘆口之北新街在大葫蘆口之北而大盈江入金沙之口則又在新街之北皆爲水道旁出之地異時與英勘界如能收回瑞姑及兩葫蘆口則龍川江一路可以無虞最爲上策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南甸舊日之分地

南甸係現屬騰越土司尤非若蠻暮土司自道光以來棄置不問者可比也

大金沙江形勢續論

難者曰子論大金沙江一在江外之孟養一在下江之蠻暮皆爲滇西形勢所繫然則昔人何不籌之而必待子發之於今耶曰嘻是殆以爲一人之私言歟不徵之於昔將不足信歟夫苟有識者固莫不知之矣豈論今昔哉無已試誦言其一二不觀明臣陳用賓請罷採寶井疏乎其辭云夫蠻暮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暮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蓋用賓之論如此而

役人作騰越志乃謂其築八關以棄關外之險豈其實哉又不觀蘇鄭請安撫思化疏乎其辭云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爲門戶三宣蠻幕則爲藩籬也所貴藩籬者謂其外禦盜寇內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子孫保有貨財斯協名實按王鴻緒明史稿言鄭旻李材招思化以破緬甸之功搆之陷獄鄭之爲人可知也然能指陳邊庭大勢其言頗中肯綮則亦非今之邑人成功者所能及矣此皆論蠻幕之形勢者也至於江

外則明儒吳宗堯嘗論之其言曰金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可用宗堯此論雖不言孟養而江外之地固孟養也是卽論孟養之形勢者也且吾見明人之談邊事者言蠻暮必兼言允墨更及於茶山蓋大金沙江上流直通至茶山而允墨亦瀕江要地也允墨卽今允冒與戞鳩相連苟蠻暮不亡則允墨

在內地不必論也孟養之上則有孟拱玉石之所產也苟孟養不亡孟拱不必論也由江外而登茶山階梯於孟拱由江內而登茶山階梯於允冒苟允冒孟拱不亡則茶山亦不必論也此吾所以專論蠻暮與孟養也騰越志稱茶山之北與麗江野人接境是故茶山有失則麗江危不惟騰越之患也又言孟養北接吐蕃爲今前後兩藏地是故孟養有失則兩藏皆危又不惟滇之患也此其大畧也書不云乎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內地且然而況邊徼乎易不云乎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未足猶且設之而況於自然之險乎聞者其勿以予言爲河漢也

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考

滇緬有老界新界老界乾隆以前之界新界今日之界也以滇西一面言之乾隆以前大金沙江內外有蠻暮孟密孟養孟拱諸土司屬於騰越夾江兩岸雄跨上游形勢甚壯蠻暮所屬之瑞姑爲江道喉隘有上下兩口可扼之以爲守此老界也新界則以現屬南甸等土司之地爲界瀕大金沙江而止何以明之請一徵之永昌府志再徵之騰越廳志按永昌府志云南甸轄部有羅布司莊小隴川皆百夫長分地

知事謝氏居曩宋閟氏居盞西屬部直抵大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南牙山甚高延袤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據此爲險此一証也騰越廳志云南甸所屬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其世襲知事者二曰謝氏曰閟氏謝氏居曩宋閟氏居盞西所部憂獨直通蠻暮江又云司南百里爲南牙山險峻延袤百餘里爲入緬之大路上有石梯緣梯而上有木柵周一里昔王驥破麓川取道於此前通銅壁關關外布嶺埡哈舊爲百夫長地又云

踰蓋達外有剛德戶剛近孟養故南甸所部直抵大金沙江此又一証也南牙山即俗所稱野人山石梯之險今猶在焉山中有三道一出蓋西一出蓋達一經石梯之險皆以山外之大金沙江爲界此南甸形勢之大槪也按南甸本名南宋自明初分地受職終明之世未嘗改更故明史成於

本朝亦稱其屬部直抵大金沙江地最廣未嘗言其失地於緬也議者乃謂陳用賓築八關而關外之地棄之域外斯亦謬矣

國初以來南甸早隸版圖至今提封無恙官書如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
皇朝三通私家著述如顧祖禹方輿紀要毛奇齡蠻
司合誌師範滇繫諸書皆有南甸屬地直至大金沙
江之明文豈非歷歷可信之確証乎夫騰越以西大
金沙江爲第一重門戶昔人固已言之野人山爲第
二重門戶則即滇中志乘所載之南牙諸山也古稱
勇夫重閉可以爲國者是之謂矣獨是蠻暮孟密孟

養孟拱諸土司乾隆以前內屬日守守在江外有金
湯之固其後折入於緬而漫無覺知外戶撤矣是舊
日疆吏之過也然南甸屬地猶自畫江爲守野人山
在其內則猶守在山外也今若舉野人山而棄之內
戶亦撤矣重險皆失將何以保是所望於今日封疆
大吏及勘界之使有以維持之也

老蠻暮爲中國必爭之地論

老蠻暮者在大金沙江之東大盈江之北又兩江交會之處也南甸土司分地至此而盡隔大金沙江爲孟養土司騰越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是也隔大盈江爲蠻暮土司即今新街南甸傳又云所部曼獨直通蠻暮江是也大盈江上流與檳榔江相合在千崖土司境溯流而上即至騰越自來談騰越形勢者必曰大金沙江之兩葫蘆曰其外戶也而瑞姑爲之鎖鑰蠻暮土司之地盡於

此也大盈江口其寢室之門也而老蠻暮爲之鎖鑰南甸土司之地盡於此也是皆本屬於騰越者也夫外戶猶且不當讓何況寢室之門乎舊屬土司蠻暮之地猶且不當讓何況現屬土司南甸之地乎是故滇西之界如棄大金沙江外之孟養而不問并棄大盈江外之新街而不問亦必以大盈江與大金沙江會合之處爲止其西即以大金沙江爲界其南即以大盈江爲界則雖棄其外戶而猶保寢室之門也棄其舊屬土司而猶保現屬土司所有之分地也故曰

老蠻暮為中國必爭之地也

野人山說

野人山卽騰越西境羣山非域外之地也山中野人額設撫夷以治之轄於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騰越發源之大盈江合檳榔江而橫出於羣山之間故在江之南者有南牙山等練山在江之北者有蠻哈山布嶺山又有猛弄山息馬山曩送河源山又有猛戛山其名實繁未可枚舉要皆騰越北境姊妹山所分之一支耳山之在騰越西境者只有此數非羣山而外別有所謂野人山也野人山者蓋俗所名爾自騰

越西至大金沙江濱不過數百里而遙雖山路崎嶇人馬難行亦不俟旬日可達野人山尙在其內也聞者不知其名之具於志乘而疑爲荒渺難稽之域此皆由耳食之誤也夫雲南種人最多通志列爲六卷凡有一百四十餘種野人亦種人之一耳今騰越四山皆有野人漢夷錯處爲日已久豈獨西境然哉若西境之野人皆轄於土司者也昔人有言憂土司之地廣不治故設八關九隘之撫夷以佐助之撫夷者撫山中之野夷乾隆三十五年所設有正有副皆有

定額垂爲令典者也道光初年諸生何自澧作騰越
邊務得失論云南甸土司所屬野人二十一寨凡離
城四五十里以至百餘里日事搶劫殺人不償命其
餘六司去城愈遠入山愈深野匪亦愈甚每窮民出
入搶一案而傷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甚至土司因
以爲利搶去之人口騾馬貨物土司串合野官許若
干金准贖否則貨物瓜分而商人失望子女爲奴而
老死夷山誠因凡搶一案非土司之兄弟主使即族
目屬官分肥故也土司習以爲常縱其野匪夜則沿

林燒殺晝則要路劫搶一日而二三起報官者有矣
文武衙門苦於無法有營弁被害而以別故報者矣
有家人被殺而以賞撫畢者矣有防汛之官雖明爲
野人所傷而以一病故了其事者各汛多有矣野匪
若此之猖獗非治邊者之責哉又云必得以夷攻夷
之法庶乃有濟如南甸所屬之山頭野寨勒令南甸
土司赴府親具認限嚴緝滋事野夷違者勦滅至者
招安則野人不敢搶劫六司一律遵行倘有一司違
命立即調詳又或某司先報功者加以獎賞不患搶

劫之不平此不勞矢石不費帑金而救民水火者也
此論於土司轄治野夷言之最爲明晰故詳錄之庶
以破耳食者之疑焉謹按嘉慶二十五年大學士伯
麟總督雲貴進種人圖說云永昌一郡與順甯皆界
連緬甸順甯外接木邦隔以猓黑永昌外接蠻暮隔
以野人緬人不能跨猓黑越野人而連內地又云野
夷性情亦畧類猓黑但猓黑一目能統數十寨野夷
則數十戶皆爲一寨有一寨卽自置一長渙散無統
觀此益知今所謂野人山者素屬沿邊要地誠不宜

有疏失也夫外國之人越重洋數萬里而來其視吾邊境羣山已了了如數掌上紋而吾守邊將吏在數百里間對之如望洋杳然不知其所極豈不可慨矣乎

入關非滇緬之界辨

騰越總兵張松林議以神護等關爲滇緬之界藩司史念祖善後局道員湯壽銘皆附會其說意在畫關爲守棄野人山於界外此眞大謬未可置之而不辨也夫入關設於前明在野人山之內自

國初以至乾隆嘗越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有孟拱孟養兩土司之地曷嘗以明關爲限乎此其謬之易明者一也今制各關額設撫夷一名若內地之巡檢者然由各土司自選親族爲之而報其名於騰越

廳署撫夷者撫關外之夷即山中之野人也又額設弩手若干名為撫夷所轄以山中之野人為之每季由土司調操其餉係騰越廳署所發如使關外之野人山不在中國界內各土司焉得撫其地而用其人而騰越廳署又何為越俎以司其政令乎此其謬之易明者二也且明明亦未嘗以關為界也當明臣陳用賓設關之時又開二十二屯田名之曰甸甸多有在關外者滇志列八關之名而分疏之曰銅壁關設於布嶺在蠻哈山內南甸宣撫司地所以控制蠻哈海

黑蠻暮之要隘也萬仞關設於蓋達山後在弔橋後猛弄山頂所以控制港得港勒迤西等之要路也(迤西謂孟養)神護關設於蓋西後猛戛山所以控制茶山古勇威緬迤西等路也巨石關設於戶崗息馬山所以控制戶崗迤西要路也此四關設蠻哈守備以守之者也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所以控制蠻暮之水路也虎踞關設於邦杭山所以控制蠻棍遮鰲先臘猛密之要路也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所以控制猛廣猛曲猛密等處之要路也漢龍關設於工回者也此四關

設隴把守備以守之者也由是言之明人設關之意
蓋可見矣皆所以控制山外之路並無以關爲界之
明文也兩守備與八關同時並設而蠻哈守備所駐
之地且在關外明亦何嘗視關外爲棄地乎此其謬
之易明者三也明史成於
本朝一則曰南甸屬部直至金沙江地最廣再則曰
司南百里有關立木爲柵周一里曰南牙南牙山名
即野人山也終明之世自野人山西至大金沙江皆
爲南甸屬地未嘗變更今南甸尚存則其幅員如故

觀永昌騰越新舊諸志皆沿明史舊文何時淪爲異域乎此其謬之易明者也夫野人山爲天設之險所以限隔中外者也山中鳥道羊腸僅容一人一騎易守而難攻也守山者必在山外守江者必在江外果能收回乾隆時舊屬之孟養孟拱兩土司則守在江外之說也保守現屬土司南甸等之分地至大金沙江而止則守在山外之說也若既棄險以與敵縱敵以入險棄關外數千里之野人山自甕吾界而斤斤焉欲守山內之關關何足恃乎且今日之關亦大

與昔異矣關圮已久徒有關之名耳而山中徑路紛歧隨時遷易現在往來出入之衝衢要道多不在舊關之地豈惟無關可守假令守之亦未見爲益也是故守關之說即是不守之別名特借此以欺朦上台淆亂聽聞而已今試博詢之邊地耆老明所置關今可守否關外之野人山果非中國界否史志所稱南甸屬部至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止果不可信否必有識者起而爭之矣聞去年永昌知府鄒馨蘭至騰越告洋人無得踰關侵入我界又告邊民以洋人

既未入關涉及吾界無得驚惶自擾是明以關外之
地許洋人矣所幸制軍王公電致京師言洋人雖入
山不得以兵所過處即爲其界俟異時勘界大臣猶
可據理以爭挽之於後也

論騰越關隘碉堡

任騰越事者莫不知有八關九隘矣詢以邊防之要則曰有八關九隘在噫亦知八關九隘之早不足恃乎名雖存而久非其實乎夫陳用賓弱緬之功在乎約暹羅以夾攻不在乎築關隘也且其築關之始設兩守備一駐關外一駐關內又開二十二屯田以衛之非如今日之空關孤懸而無薄者也神護關築未久而旋圮用賓遂不再築故知其意本亦一時權宜之策未嘗以為經久可行也不觀土人吳宗堯之論

乎曰至於夷路雜出非可以入關之設而禁止內入一關設兵把隘不過二三十名豈能禦蜂蝟而閉以謝之況有兵之名而無其實哉先年思正內奔瓦酋追逐長驅而來有一關當之否其言亦明切矣考本朝康熙乾隆時猶沿明志各關隘皆有守兵今則關已盡圮蔓草爲墟兵亦久撤額制無存矣而籌邊者猶津津及之將謂故關遺蹟荒山鬼雄自能禦敵耶又按道光初年知州胡啟榮以騰越四面環列野夷寨落因仿楚南成例築沿邊碉堡七十餘處以屯

練丁守之其時士人何自澄論之曰方今廳主胡公以能員之幹濟仿楚南之良規建碉設堡買置練田養練守碉官既多費帑金而不惜民豈多派力役而敢怨然竟有不願建碉堡之地者緣騰屬多山山多則嶺亦多今有碉堡之地十二三而野匪便於出搶之嶺十七八不似楚南之有要隘可以碉堡禦寇也今試合前後兩說觀之則可知騰越所謂關隘碉堡者皆無當於設險之義其不足恃也明矣然則若何而可曰昔日之關隘碉堡皆在山內故雖禦小寇而

猶不足無論強敵矣今宜移之於山外沿江屯墾以
護諸山要隘之口庶乎得其地爾

里麻說

里麻亦在大金沙江之內土司雖絕滅而地轄於騰越蓋其初本騰越所轄土司也吳宗堯騰越形勢論云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止於江之濱也師範滇繫亦云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按孟養在江外里麻在江內疑瀕江之允冒戛鳩亦里麻故地矣予在邊地聞土人云列卑地方亦中外關鍵外接允冒戛鳩內通盞西盞達考之知爲里麻之訛然滇中記

載里麻亦作李麻第傳其音不必有一定之字也自盞西出老鷹城郎神護關故址而西羣山之間得一曠野俗呼爲大地方有古城遺址又西郎列牟亦一曠野在羣山之間者皆可耕可屯之地也山間道路四通外至江濱有數道內達騰越亦有數道洵爲西北陬要地騰越志云考吳宗堯之論宜歸州轄爲屏蔽則古今人所見畧相同也予議分界時自老蠻莫以北畫大金沙江爲界里麻在江內山間距騰越尤近已屬內地本可不論因滇中官吏知者甚尠故揭出之

樹漿廠考

今俗所謂樹漿廠者在西藏之南雲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龍川江潞江直至瀾滄江凡諸江上流皆是也其在大金沙江上流者卽昔人所稱孟養陸阻地江以西之門戶曰戶工孫士毅緬紀事嘗載之與孟拱舊土司相接蓋前明孟拱屬於孟養至本朝乾隆時則孟養又爲孟拱所屬矣江以東之門戶曰允帽與里麻舊土司相接經畧傳恒征緬時於此濟師者也其在潞江龍川江上流者爲茶山舊土

司地今所爲怒夷者也東接維西中甸直通麗江永北其南由上江十五喧至永昌由馬面關滇灘關大塘隘皆至騰越西北通西藏東北與巴塘裏塘諸土司相接出四川之道也雲南通志云怒夷界最廣信

集案

皇朝職貢圖及余慶遠維西聞見錄諸書或稱怒人或稱怒子皆云於雍正八年歸附以虎皮麻布黃蠟等物充貢永以爲例蓋皆內屬之地也其間金礦之富樹漿之饒邊內外民皆豔稱之號爲陸海以地勢

而論當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與諸邊毗連為藩籬鎖鑰之要地豈可委之於外人乎此地與緬境相去約二千餘里中隔孟拱孟養兩土司自古以來未嘗屬於緬也

論木邦孟密

騰越志云自七土司外逼近騰越者惟孟養蠻暮孟密木邦孟養蠻暮前已論之孟密介乎大金沙江龍川江之間木邦介乎龍川江潞江之間亦邊地之保障也由騰越言之隴川孟卯兩土司其西南皆可至孟密其東南皆可至木邦孟密原木邦所分故當時有大象孕小象之喻其地有寶井數處產紅寶石及碧霞玭之屬明時遣內監掌之楊慎張含皆有寶井謠即其事也木邦在邊地處處通連自隴川孟卯以

東如遮放芒市鎮康孟定耿馬孟連等土司皆與之
相接總督伯齡進種人圖說云順甯外接木邦隔以
猓黑永昌外接木邦蠻暮隔以野人蓋順甯永昌兩
府所屬皆毗連木邦其間亦有不隔猓黑與野人者
往時緬人入寇姚關又侵擾九龍江之車里諸猛大
抵假途於木邦其爲邊庭門戶所繫可以見矣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木邦舉衆內附載於會典則例
五十八年木邦與蠻暮大山孟育等土司同時更易
印信至今猶遵守勿替焉夫明時三宣分地南甸最

廣六慰分地木邦最廣當孟密未分時其地西踰龍川東踰潞其南境有大江由潞通入金沙是爲中緬舊界木邦之地至此而始盡也今其北境瀕龍川江者曰南坎與吾孟卯隔江相聯同一壩子（夷人稱山間平地曰壩子）不得則孟卯難守隴川亦危其西境跨潞江者曰麻栗壩牙錯於孟定鎭康耿馬之間爲姚關外蔽順甯永昌兩府視此以爲安危要皆中國必爭之地也

潞江通舟說

潞江上流在滇境下流棄之境外蒙竊惑焉蓋南中之水三江爲大若瀾滄若潞若大金沙皆可舟可航者也昔人嘗論及之以爲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滇人習焉遂不察耳按志稱大金沙江自蠻暮以上山聳水陡至蠻暮以下地勢平衍瀾可十五里若以爲通舟之路至蠻暮而止者而不知今日英國小火輪船直至允冒矣且由支江出孟拱矣皆在蠻暮上流數百里間往來常通也又志稱瀾滄江受西洱

河勝備河至順（順甯）蒙（蒙化）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江）卽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夫既有海客船來會易則內地民船往與之會可知也此江入海之口已爲法國所據猶幸法人未涉吾界故無小火輪舟上駛耳若潞江形勢則視瀾滄金沙尤要矣以其爲滇西喉吭之地也按志稱潞江一名怒江自芒市南流出至木邦名噠哩江又南流八百里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可通舟楫明張機云昔年隴川多本甯潛往擺古見莽瑞體

由此江順流而下然則潞江之形勢於此可見矣
國初闞禎兆作黑水考以爲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朝廷制馭西南諸夷設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其說蓋本於張機其後齊召南作水道提綱阮元修雲南通志皆採引之至今日而時勢又一變矣潞江入海之口爲英國所據謂之撲兒緬爲南海通商大埠小火輪舟由此入江與瀕江諸地相貿易此時雖未敢入滇境而滇中烏可不知之也倘使有釁小火輪

舟載兵而上倉卒無備騰越與永昌聲息不相聞矣夫潞江下流之東皆中國舊土司至今猶守本朝印信英法兩國覬覦不敢取而滇中視若化外已久此深可惜也

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

潞江下游以東英所稱爲撣人者皆中國地也其一曰孟艮土指揮使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孟艮土指揮使一人又

皇朝通典云雲南指揮使二人曰孟艮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孟艮土司在車里宣慰司之外處九龍江之西古蠻地名曰孟指明永樂四年內附置孟艮羈縻土府其後爲木邦所併嘉靖間附於緬不

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年其地爲莽匪所侵據三十一年討平之地皆內屬以其頭目召丙受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一也其二曰整欠土指揮使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整欠土指揮使一人又
皇朝通典云雲南指揮使二人曰整欠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整欠土司在車里宣慰司之外處

九龍江之南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地爲莽匪所侵據於三十一年討平之地亦内屬以其頭目叭先捧授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二也其三曰猛勇土千總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勇土千總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猛勇土司在普洱府西境外處孟艮土司及整欠土司之中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召齋等舉衆內附授土千總職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三也其四曰整賣宣撫司案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整賣宣撫使司宣撫使一人又皇朝文獻通考云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舊名景邁即八百媳婦國相傳其酋長有婦八百各領一寨因以名鄗元初屢用兵征之以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置八百等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八百者

乃宣慰司及八百大甸宣慰司永樂五年遣使至其境卻拒不納嘗以兵討之後遣使入貢嘉靖間附於緬自是朝貢不至其所屬有十八大猛十八小猛地周三千餘里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齋納提舉衆內附授宣撫司職非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四也其五曰景線宣撫司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景線宣撫使司宣撫使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亦古八百媳婦地明嘉靖間八百
國爲緬所侵其酋避居景線名小八百向不通中國
其所屬有十猛地周一千八百餘里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吶賽舉衆內附授宣慰
司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五也其六曰六本土守
備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六本土守
備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六本土司本整賣之地以地方遼

闊自分爲一部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猛齋舉衆內附授土守備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六也其七曰景海土守備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景海土守備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景海土司亦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向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猛彪舉衆內附授土

守備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七也其八曰猛撒土千總案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撒土千總一人又皇朝文獻通考云猛撒土司在順甯府南境外明時猛撒與猛緬猛猛稱爲三猛萬歷閒曾置猛撒土巡司尋入於耿馬其後不通中國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剌鮮細利舉衆內附授土千總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八也其九曰猛龍

土指揮同知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龍土指揮同知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猛龍土司在整欠土司屬地之外謂之沙人向不通中國其屬有七十餘寨地周二千餘里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叭護猛舉衆內附授土指揮同知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九也其十曰補哈土千總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補哈土千

總一人文

皇朝文獻通考云補哈土司在猛龍土司之西亦接整欠土司界向不通中國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噶第牙翁畢眾內附授土千總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十也故曰皆中國地也且潞江下游以西之地亦有屬中國者一曰木邦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順甯永昌二府西南境處耿馬孟定等土司之外爲緬甸東路之門戶古蠻地名曰孟都亦名孟邦元至元時置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

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木邦羈縻土府永樂初改
置宣慰司於六宣慰中分地最廣其後數以從征功
益地隆慶以後附於緬萬歷中復内屬尋仍入於緬
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罕宋法等舉衆内附此
其一也二曰蠻暮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永昌府西南境外爲入緬扼要
之路古蠻地明初屬於木邦成化時爲孟密所有宏
治時復爲孟養所有萬歷間曾置蠻莫安撫司其後

附於緬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瑞團舉衆內附此其二也三曰大山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亦名波籠在永昌府騰越州南境外處龍川江之南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壘管舉衆內附此其三也四曰猛育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永昌府南境外處潞江之西附近木邦地方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衔界舉衆内附此其四也是亦中國地也恭考乾隆三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上諭云楊應琚奏新定整欠孟艮地方請仿照普洱邊外十三土司之例酌中定賦於丁亥年入額徵收等語整欠孟艮業經附入版圖願輸糧賦其酌定徵額之處俱著照所請辦理但念該處地方連年經莽匪擾害今雖得安耕作而元氣尚難驟復若遽於丁亥年責令輸將恐夷民生計未免拮据所有應徵錢糧著加恩緩至戊子年入額徵收以示

優恤邊黎至意欽此

聖訓煌煌昭示千古凡在臣民益當數典而憬然矣

瀾江以東土司論

或問瀾江以東土司何時背中國而入於緬則告之曰至今諸土司猶守

本朝印信未嘗背中國也特中國以其遠而疏之漸久而漸忘焉耳然則忘之於何時曰

本朝會典自康熙以後凡三修至嘉慶而大備始增則例圖說今諸土司載於會典則例則嘉慶時猶在可知也道光十五年雲南修通志始分其目曰邊外土司由此在將疑將信之間若有若無之數矣此當

日滇中官吏不考之過也昔人有云流官憚瘴久而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信有然矣又通志輿圖篇云雲南西南界緬甸南界阿瓦南掌越南其圖中於龍川江下流之西書曰緬甸界自龍川江下流以東踰潞江直至九龍江之南概書之曰阿瓦界尤足令閱者發噱夫阿瓦卽緬甸之都城也豈別爲一國哉且區區緬甸一都城豈能跨越三江有此數千里外之界哉盡其所云阿瓦界者卽乾隆三十一年內附授職之諸土司也龍川江以東爲木邦大山等四

土司九龍江以南則孟艮整欠等十餘土司也是皆夾潞江左右以爲滇之藩籬者也通志不能詳其地之所在宜乎僅存其目而疏而遠之曰邊外土司其懵於邊事甚矣哉夫自乾隆三十一年平莽匪之後緬未嘗越潞江東以爲境也予於邊外考緬史而知之終緬之亡潞東諸土司固嘗與緬戰爭矣未有入於緬者也是以英國外部嘗告我

欽差大臣曾紀澤曰中國於此地權力甚大而緬無權力其言至今猶存案牘可以爲証也問者曰爲今

之計將復吾故土乎抑將終棄之乎應之曰此亦形勝必爭之地也爲得棄之今滇之西一面受敵矣彼能渡大金沙江而來我亦能渡潞江而往猶可以相劫制也奈何更棄其南使之兩面交逼耶且滇恃三江以爲險者也孟艮等土司介乎潞江瀾滄江之間若盡棄之是無三江之險也滇其可保乎果若是旣復之後將何以處之曰是惟有流土相間之一法蓋滇民之耕種於其地貿易於其地者數以萬計設流官以治之與土司相錯處而疆域定矣文教日興則

異俗自化不難漸底於大同此亦倪蛻所云經常簡易之宏謨也夫今日之時勢豈復昔比哉以瓜分豆散之部落其不足恃爲屏藩也明甚徒以供强鄰之蠶食耳流官一設則名正言順可以杜絕其覬覦也且諸土司庇我宇下亦有辭可執以謝之矣近年新疆臺灣皆改建行省而後外人不敢以兵再涉其地其亦深得因時制宜之意者歟

自跋

文棟捧

界務者

中國分

又有兩

還大金

下流以

慮我欲

初念則然

[illegible]

地學之蒙昧矣方英兵之入緬也告我曾大臣曰緬王無禮於英故廢其王及其據緬以爲已有也又告曾大臣曰緬與法立約有害於英公法國存則約存故廢其國果爾則盡緬之境而已何與他土司哉此當執詞以責之者也英初得緬猶自知理曲故有立教王依舊納貢之說又曰見中國兵所在卽視爲中國地不再入於是自阿瓦探新街無中國兵而後入自新街探孟拱亦如之彼自以爲盜亦有道也惜乎滇中當時無人能折其機牙也夫馬武相一回民耳

聚十數少年扼老八募以保商路英人見之不敢過問也黃亞林張天明兩千總耳以土勇二百人保商路出入野山直至老八募而止英人聞其來且相引避也邊內邊外夫人而知之者也古人不云乎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苟非自相摧殘焉能奪我沿邊險要數千里之野山若斯之易哉且夫邊地之要亦在乎三強耳兵力強一也民氣強二也人才強三也新疆蕭清之後俄人拱手而還伊犁畏兵力之強也安南之役法人擾閩而不敢擾粵畏民氣之強也至

於人才之强不必遠徵也觀於黃正林張天明而可知矣假令邊地當時司閫者亦能如是也守郡者亦能如是也彼烏敢輕我邊內無人而唯其所欲爲哉然則地利人和交相爲資蓋不可闕一者矣文棟此編專言地利未及人和故撮其大旨補之於此壬辰

九月上海姚文棟識

雲南勘界籌邊記下卷目錄

電稟王制軍三件

電稟譚中丞

上王制軍說帖一

上王制軍說帖二

上王制軍說帖三

上王制軍說帖四

上王制軍說帖五

寄薛星使節略

上王制軍說帖二件

上王制軍說帖

上王制軍說帖

上王制軍說帖三件

稟總署堂憲

復薛星使書

再復薛星使書

寄薛星使書

此卷係初到滇時所上方略爲多猶存張黃兩

千總未撤之先野人山以外大金沙江以內皆兩千總孤軍駐守之地也綢繆牖戶事非甚難制軍原深以為然第欲商之中丞不居獨斷之名迺善後局司道史湯兩君別有成見盡力阻撓直俟至張鎮鄒守招引外人過江入山而後上臺亦無從措手矣可慨也夫文棟又識

電稟王制軍三件

督憲鈞鑒野人山保商勇丁請電飭張鎮緩撤容面稟洋情文棟馳稟四月初六日蠻隴發

督憲鈞鑒野人山為滇西門戶地險難攻先據者勝張黃兩千總委辦保商已通至老蠻賛江口請勿中輟大局萬幸文棟叩稟初十日蠻允發以上兩電為電局委員王福訓壓擱未達

督憲鈞鑒野人山撤兵便於洋人不便於國便於野匪不便於商已告張鎮黃丞矣千總張天明黃亚林保商著有成效邊外望如長城茶官小遭

譏自保不暇邊內外商民咸爲扼腕職等聽聞眞確若不早上聞恐一經易人即隳前功而損大局因將越有歷電情弊故至大理補稟文棟致堯同叩五月十一日大理發

電稟譚中丞

撫憲崇鑒野人山爲滇西藩屏向屬中國若我兵朝撤則外兵夕入我東彼取必爲邊害張黃兩千總保商一軍已度山外邊地倚之如長城足杜外人窺伺請勿中輟大局萬幸文棟叩稟

上王制軍說帖一 野人山屬中國說

謹案野人山本係中國土司所分轄如隴川孟卯土司之地以野人山外之洗帕河爲界載於舊卷、廡湯廡湯野官卽鐵壁關撫夷漢董兩隘尙在其內此邊民所共知者也噴干亦作崩岡一隘亦爲隴川孟卯兩土司之屬地其外山麓有野人墓碑上書

皇清待贈淑德陽盤同老太君之佳城爲地屬中國之明證此亦邊民所共知者也允帽一地握古永昔董兩隘之口在野人山外爲蠢達土司之屬地載於舊卷

此亦邊民所共知者也不惟邊民知之英人之居於緬甸者亦無不知之是以英政府曾有以老八募歸我中國之說又許中國共享大金沙江之利蓋中國土司屬地本跨有野人山以外直瀕大金沙江者也乾隆時大金沙江外尚有內屬之孟拱孟養兩土司今且不論惟南甸土司與舊時蠻暮土司以野人山中間之洪蚌河分界然蠻暮土司本係內屬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曾換給印信乾字一萬六千四百七號文曰蠻暮宣撫司印禮部造今印存騰越廳署不知何年爲緬甸竊去中國漠然不問相承至今故蠻隴蠻馬打羅戛鳩

一帶地方凡在野人山以外大金沙江以內者實皆
中國舊地英所稱老八募者亦即此處自乾隆以後
緬甸與中國多有未經清晰之界此類是也聞近有
人疑及野人山非中國屬地此言實誤不可以不辨
夫英人得隴望蜀正利在界址未定可以展拓而前
然使門戶之間險隘之口先有防兵扼守使彼無由
闌入則界雖不定而已定此則疆吏之功無俟使臣
與彼辯論者矣

上王制軍說帖二　野人山保商營應籌事宜

一山中地方遼闊兵數太少雖能制服野寨未足抵禦強鄰宜酌量再增兵額

一自蠻允至蠻隴有上中下三路從前僅爲保商專以中路爲重此時似須兼顧三路庶邊防益形完密

一從前紮營惟在洪蚌河以東其洪蚌河以西並未紮營形勢尚未鞏固此時似應一律添紮

一保路兵勇迎送商駝疲於奔命全無整暇氣象俟添足兵額之後分路紮營則兵與將皆當節奔走之

勞以時操演庶期練成勁旅

一山中土性肥沃可開利源野人游手者多似可導令種植卽兵丁操防餘暇亦可兼辦屯墾此古人實塞下之要略也

一野夷精壯者宜籍之爲團令隨官兵操演行之日久卽邊地暗增數萬勁兵矣

一保路各營全無軍器火藥一遇有事卽形束手似須核定需用之數由省給發庶可備豫不虞

一蠻隴在野人山西麓從前馬武相帶練數十人駐

紮其地洋人不敢過問近年雖 無營兵駐紮而張天明部下之勇丁時時護送商駝至此洋員收地稅者見兵退則來見兵至則去其情恇怯可見查該地爲野人山門戶卽老八募之屬地英政府早有默許與我之意今若先占其地於山防最有裨益似須密飭保商營員規度辦理　本年過緬甸時有人上條議請於打哩壩一帶分紮數營以握沿邊形勢查打哩壩卽蠻隴以北沿江一帶昔所稱爲野牛壩者也地勢極寬大可屯田實邊地之鎖鑰云

上王制軍說帖三論騰越西路野人山緊要門戶

謹案明臣李本固疏云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爲門戶三宣蠻莫則爲藩籬也又陳用賓疏云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明人之論如此案蠻暮土司所駐之地卽今新街新街早爲英人所占藩籬已撤門戶寒矣今所恃者惟野人山耳嘗聞西報論野人山云此山如在華界則英兵雖滿萬不能敵華兵之百

也苟使英得此山則百英兵亦可勝萬華兵矣其形勢緊要於此可見查野人山自南至北形要險隘之所在不過十數處以守在山外爲上策倘有一處疏失則敵可蹈瑕抵隙而入騰永以西更無可扼之險豈非全滇之隱患哉

一蠻隴在野山之西麓有上中下三路內通蠻允上路度野山二百零五里中路一百六十五里下路一百八十里現爲商人往來滇緬之通衢本年營員張天明黃正林兩人奉委招募練勇在山中迎送商駝

名曰保商實卽防山洵是勝著然有未盡善者假令洋人紮營蠻隴塞斷山路之口則山防驟形喫重且貨駝出入不便損數驟落則張黃所帶各營費無所出當此之時防軍勢不可撤而商捐無著不得不費國帑以養之非策之善者也及今而豫爲之計惟有爭先下著駐重兵於蠻隴以逸待勞洋兵復來必知難而退矣似當卽令保商營員籌辦須山中有兵五百山外有兵五百方爲萬全蠻隴左近一帶地方俗稱打哩壩地皆膏腴可以屯墾如使蠻隴有重兵駐紮則打哩壩一帶自在掌握中

不但可為上中下三路之藩籬兼可扼昔馬蠻西古永各路之總門戶矣兵既有田可種則一二年後屯政有成即可不再費餉也

一允帽亦在野山之西其地極關緊要有兩路內通騰越其一古勇路其一昔董路也中度野山各二百里許古勇與昔董之間有膏腴之地數百里俗呼為大地方與蠻西相連屬允帽與昔董之間亦有膏腴之地俗稱列牟疑即里麻舊土司地也此兩處煙戶甚稀地亦荒蕪不治若招徠客民游勇在此開墾兼

辦團練寓兵於農相爲表裏足壯邊庭形勢允帽鈐東其外爲門戶重地無論荒地已開與否總須有重兵駐紮以握古勇苗蠻兩路之口查允帽係中國地其北有一路可通樹漿廠商人之業樹漿者多聚於此近年洋人屢次踏看欲竊取其地在彼以爲得此地後既有捷徑可通樹漿廠又可撤我盞西古勇之藩籬不可不防之於豫也

一打羅亦在野山之西爲昔馬路之門戶內通盞達干崖其地瀕江溯流而上八日至猛拱順流而下五

日至新街最爲衝要之地沿江陸路北通允帽南達蠻隴亦爲中權扼要之地此處應有重兵駐紮以扼四達之衢與允帽蠻隴各營首尾相應且可固盞達之門戶一舉而三善備焉矣以上三處實爲野山西面三大重鎮倘失此不守縱敵入險則沿邊數千里防不勝防後來邊事必更形棘手矣

上王制軍說帖四（論騰越南路野人山緊要門戶）

一崩岡寨在野山之腰西距八暮（卽新街）約八十餘里（一天可到）最爲衝要之地此處應駐防營以扼猛卯隴川芒市遮放各土司之門戶（自緬甸之新街蠻洞兩路入滇皆必經此險）其外山麓有漫賍寨距崩岡約十五里又爲崩岡寨之門戶應分立一子營爲崩岡大營之外護（案崩岡寨野夷頭目曾受中國頂戴其心堅向中國英人呼之不至故憾之甚深曾用兵三年攻破之僅肆擄掠而去不敢駐兵其地）

一麻湯寨卽鐵壁關之口亦在山腰西南距八暮約

九十餘里亦一天可到此處應駐防營以扼干崖隴川戶撒腊撒名土司之門戶惟麻湯左近另有一要害可通出入者曰漢董寨近日探報稱爲猛東亦在山腰原中國地本年四月間英忽越界駐兵於此僅四五十人此寨分兩路一通隴川戶腊撒等處一通猛卯遮放芒市等處實爲門戶要地臥榻之側有人鼾睡寇已深矣患在肘腋查中緬交界係在麻湯漢董兩路之外野山之西麓所謂洗帕河者也騰越同知黃炳堃嘗立界碑於此聞碑已爲英人轟裂今當就其地建一大營以總扼麻湯

漢董兩路之門戶與崩岡大營同爲重鎭則騰越南
路邊防始爲完密以上各險要處共四如有一處未經
設防則別處所設者仍屬無益也棠梨湯即梨塘一作馮灘其野夷頭目即鐵壁關撫夷排天貴也
此專就南路言之因其去新街尤近故先爲籌及以
備採擇從前岑制軍任內辦理隴川千崖等處邊防
以杉木籠及虎踞山兩地爲重鎭乃是內險非沿邊
門戶要害也苟使頓兵於此以爲野山駐防各營之
援應斯乃得之如欲於此抵禦強鄰則外險先失終

亦難守郎以西路言之如蠻允一路不守山外之蠻隴而僅守山內之蠻允昔馬一路不守山外之蠻抹打羅而僅守山內之昔馬盞西一路不守山外之戛鳩允冒而僅守山內之盞西亦必無益內險與外險之別耳夫雲南爲川陜兩湖之屏蔽野人山又爲雲南之屏蔽必野人山無恙而後雲南安必雲南無恙而後川陜兩湖皆安一山之所係非淺尠也華洋消長之機西南半壁所倚賴在乎此一爭地勢不使人扼我吭二爭天時不使人占我先野人山雖南北綿

亘極形遼闊而西南兩路扼要之地不過數處措置
似尚易易至西北路山中俗稱爲樹漿廠延袤至千
八百餘里物產極饒號爲陸海固不可棄以資敵尤
須剏立大營以爲極邊之重鎭容再詳籌候奪

制軍批答云尊議一并暫留明
日當商之序帥迅即照辦也

上王制軍說帖五　永昌順甯邊外麻栗壩班洪南地節略

一麻栗壩在潞江之東扼江爲險與鎮康耿馬兩土司接界堪爲兩土司之藩籬其地舊屬木邦乾隆以前本中國屬地後淪於緬今有土目楊國正者係中國人占据其地經緬王允其世襲緬亡後曾遣人至永昌投誠前署永昌官吏多述及之按由永昌出姚關走鎮康孟定由順甯走耿馬皆至麻栗壩實爲通緬大道與木邦隔一潞江有險可守不但爲鎮康耿馬各土司之藩籬實亦永昌順甯兩府之總門戶也

永昌至麻栗壩凡八日程云

案制軍見此說帖即令雲南知府陳燦函告永昌知府鄒馨蘭相機辦理並鄒陳會商稟復則以地屬木邦不便越境爲詞後據永昌土人聲稱麻栗壩係孟定地非木邦地其云木邦者舊係鄒守假設之詞當初不知故說帖中亦沿其訛

一斑弄在麻栗壩之北與孟定土司接界其地勢極爲險要當潞江及兩支江交义之處又當兩山之坳本葫蘆野王地逃西回匪逃聚於此貿易營生尚稱安分聞其初次逃出時係馬二爲頭目前年有頭目安姓者曾遣人至永昌協處投誠自願承駐班弄爲

中國保守藩籬不願調至別處等語其信係投交邊
地汛官轉遞來使亦不敢親至永昌接孟定至班弄
二站鎮康至孟定三站亦為永昌順甯通緬之要道
近日據探報云現在頭目名丁金猛有兵二千餘名
居民八千餘戶皆是回子春間洋員勘界到此有互
相煽誘之意若不早為招徠恐為洋人所用此滇省
肘腋之患也有商人云班弄有中國城一座凡十二門係乾隆時撫台所在

寄薛星使節略

光緒十二年三月新街英官顧某帶兵數百名攻蠻干野寨不克而還至十五年三月新街英官夏某購得鄉導帶兵潛由小徑突攻蠻干竟破其寨按蠻干爲中國猛卯土司所屬邊界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英副使貝得祿借巡道提鎭等帶兵四百名上廠湯野山並漢董一帶探覘地形二月十二日同新街按廠湯卽隴川土司所屬之鐵壁關也漢董亦隴川屬地

光緒十六年三月英員由新街發兵二百五十名攻后崩野寨至四月攻破按后崩係猛卯土司邊界

光緒十七年正月英員帶兵至漢董踏看營地三月間又帶兵覆看路徑至四月初七日發兵四百餘名由新街到漢董日到十一出其不意將該處野寨燒燬卽蓋起兵房數間戍兵四百名據探報人云其駐兵處離猛卯隴川兩土司各三十里許在山上可俯視兩土司城內民房一切

按以上各條係英兵越界入犯土司屬地因其兵來

仍退並未久留滇邊將吏顧全邦交置不與較本年
英兵入駐漢董已將半年未見退出似須告明外部
在先倘日後釀成釁端其曲本在彼也至邊內外地
名英人亦用緬文及猓夷文並無英文可查合并聲
明

上王制軍說帖兩件

鐵壁關撫夷排天貫初聞其有不受洋人三萬元之說係邊內有人稱道其事據某某等在緬甸曾見排天貫與洋員通信大有兩邊討好之意其人未必可靠三萬元之說或其託詞誑漢亦未可知以文棟愚見言之麻湯漢董崩干一帶野山爲目今中外界限所係洋人屢次深入其意原欲撤我藩籬總當早設防營以爲固圉之計無論野官等可靠與否但使防營既設効忠者得以庇護而懷二心者亦正可鈐束

矣且此處野山向爲孟卯隴川兩土司屬地素隸版圖與蠻隴附近之野山未定主屬者尤有區別駐營設防之舉似屬名正言順在洋人亦不能藉口啟釁也

案黎丞稟內南布地方係厤湯內一重門戶聊兒照顧厤湯布置原亦無悖惟其鄰近一帶另有漢董（即恨東）及盆干（即崩岡）兩路亦爲出入要道非南布一軍所能兼控未經籌及是爲疏耳聞張舉人成濂現與永昌在籍都司杜秉陽商擬在盆干路分進貨駝使華

人出入此路者多亦聊爲圍圍之一助蓋盆干路本係從前緬甸貢象之大路乾隆時征緬有老官屯一路亦即此路也近因商駝全趨蠻允故此路漸成冷落耳杜秉陽早經稟官爲商蓄駝最多故張成濂欲令其分幫走此路也

上王制軍說帖

竊職道前籌允帽一路爲騰越西北路最緊要之地惟念離騰太遠孤軍出駐深以後無援應爲慮正切躊躇今閲正泰聯絡羣夷既至雷座地方則已與允帽聲氣通接孤軍出駐可無後顧之憂矣日前憲諭謂閲正泰來歸正大有用處至今日而已驗雷座野目支單都力卻洋人自稱須奉

聖旨方敢遵從等語蓋中國屬地本至允帽而始盡自戛鳩以下屬蠻暮土司雖是中國舊地目前尚未分明雷座野目當大路之旁

其他夷僻陋可比故猶能自知爲中國地也查各野目所屬戶口壯丁寥寥無幾各分畛域散而不聯洋兵到時勢力不敵仍恐其折入於外洋若聽其自爲則雖一時招徠仍屬無益今仍當駐兵允帽不但禦洋人之侵界又可護內屬之諸夷以一軍而得兩用策之善者也蠻允現成腹地駐防之兵不過專爲緝私之用似當移緩就急令其出駐邊界查洋鹽入境必過野山山外各路防營仍可帶辦緝私不致偏廢也

上王制軍說帖

頃接緬甸來信述知英人三路駐兵已有明文雖以緝私爲名實有扼吭之勢其所謂三路者卽職道前次說帖內所開之五路也蔴湯卽鐵壁關本中國地其外山麓有洗帕河爲近年中緬分界處磦洞路由奔岡（一名盆干）入口奔岡亦中國地山下墓碑彰明可證洋人亦既知之此兩路相近故合爲第一路也蠻弄係蠻暮舊司屬地（此乃中緬未經清晰之界）卽今保路各營之外口此其第二路也其第三路所謂江干路者卽職道

前開之允帽打羅兩處也相傳打羅亦蠻暮舊司地此亦中緬未經清晰之界允帽則屬於盞達本中國現屬之地載在舊卷此地亦甚緊要英人嘗密議欲由孟拱築鐵路通至允帽而後繞過野山出盞達經河邊路一名下路爲蠻允三路之一以通新街此次駐兵卽其嚆矢矣似應電知騰越廳鎮先令守仕邊界勿任闌入致貽後悔彼以緝私爲名吾以保商爲名兩無可開之隙騰越現有防軍數營何妨移綴就急以過一時之鋒彼旣聞吾有備或當知難而退也九月十五日

上王制軍說帖三件

竊以盞西悶氏屬地直至江干自明至今未嘗改動蓋因偏北地僻故緬人從未侵入明史及本朝記載雲南志乘歷歷載明較之麻湯噴干僅據邊民口碑者證據更爲確鑿硯淇蚌河一路界址含糊未清者情節亦殊文棟實已考之甚詳非敢妄逞臆說昨見張鎮電稟欲俟洋人至神護關而後以界址善言告之無故棄此橫縱數百里之地皆係險要所在實屬萬萬不可務祈大人於電復時斟酌出之

此節於邊務界務極有關係文棟所不敢明知故默者也張鎭在騰久爲邊民唾笑實因見地過於庸闒不知國計輕重之故貽誤大局已非一端似須廣加諮詢別籌區處之方卽勝策在此矣

護案明人築關未嘗以關爲界蓋邊地險要皆在關外故耳神護關外之地從來未嘗屬緬試詢之兩國邊民口碑具在也大抵滇緬間界址無定乃以土司之去留向背爲轉移而土司所有之分地則皆隨之未改據志乘所載南甸屬地直至江干至今南甸未

亾何以竟指其屬地爲棄地乎夫區區關外數百里之地去之亦何損於中國之大而文棟必數數瀆陳者實以險要所在棄險卽無異棄騰棄騰卽無異棄滇故耳近日如龐湯洪蚌河各路皆已經憲台籌布置可無深患而西北一路猶未及運籌恐致如蟻穴之潰至堤不可不愼且文棟愚見亦非欲用兵以與洋人爭此土也但以爲當據舊志電告出使大臣詰問其政府則一言之下亦可以折其機牙其次令騰越廳致函新街告以界址所在則彼或自知斂戢

矣蓋以兵守界貴在事先而片語折衝亦未必無補於事後耳夫邊將以偷安為便有卸責之心故以守關為請善後局司道不加考察隨聲而附和之當此羣言庞雜之時雖大舜之聰猶或有所蔽文棟心知其故苟身留滇中而不言實無以對諸邊是以不避屢瀆之嫌再陳邊將之不可輕信關外屬地之不可輕棄務請大人三思行之

再英人越界强占一節如電請總署詰問則公私皆占先著以公言之可申明界址之所在日後免致喫

虧以私言之亦辦事者預占地步之法不致後來應付爲難蓋當初以早駐兵爲先著此時以早致詞爲先著也一面仍須電知出使大臣告其政府此乃釜底抽薪之法最關緊要蓋邊地一二洋員規利圖功事權得專故銳於進取往往俟事成而後上告故議院無不允從若於此時逕達其政府則必數十百人集議允者半不允者亦半而事多牽掣矣邊吏輕量華人故跳梁喜事議院重開邦隙故必以無事爲福其用意迴殊近數年英兵迭次越華界焚掠必其政

府所未聞正當告之使知則後來自當斂戢矣又英人無理逞强固緣華官隱忍無言早示之弱亦以地當偏僻他國不能聞知故縱恣無忌至此若能將此中情節布之各國新聞則清議公論必有羣起而斥其非者是亦不戰屈人之一術也十二月初三日

制軍批答云尊議英人越界必須電知
總署及令滕驪致函新街兩節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亦必應如此刻已飭局速電黎丞再將此次越界詳細情形及地名道里即日電覆俟覆到即當照辦

稟總署堂憲

敬稟者去年正月職道在外洋交卸俄德等國差使後奉辥星使劄委查看印緬商務及滇緬界務於正月二十八日由法國馬賽搭趁公司船啟程二月十七日抵錫蘭換船北行入孟加拉海二十日抵本第舍黎二十一日抵馬達拉斯二十五日抵加爾各搭皆印度商埠三十日換船東行三月初三日抵漾貢又換船北行入伊勒瓦諦江十五日抵阿瓦又換船二十二日抵新街皆緬甸商埠印緬兩地近赤道之

下春時酷熱較之內地暑月尤盛入境後肌膚發赤每日須以涼水澆洗謂之衝涼日當午時頭目眩暈幾若昏迷蓋古所謂身熱頭痛之國即其地也四月初五日由新街換小船入大盈河初六日抵蠻隴是爲野人山之西麓初七日登山山中皆赤髮野人所居地形極險爲中外之界限謝清高所云峭壁不可梯緪弱水不任舟筏陳天祥所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者也初十日抵蠻允是爲野人山之東麓過此則一望平夷無險可扼矣十三日抵蠻達十四日抵干

崖十五日抵南甸皆土司屬於雲南者也十六日抵騰越始爲雲南邊境渡龍江潞江瀾滄江皆極邊煙瘴之地至五月二十七日始抵雲南省城是役也在歐洲陸行四千餘里海程入亞洲共行三萬八千餘里行大江中三千二百六十餘里山程二千餘里歷時四月有奇漢諸葛表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唐人詩云五月雲南萬里行皆極言其地形之險天時之惡而職道以勘界至此備嘗艱險幸不爲瘴癘所侵非上賴

國家威福何以至是職道竊査雲南西南兩路邊防以永昌順甯普洱三府及騰越龍陵緬甯威遠思茅他郎各廳爲門戶而皆以緬甸爲藩籬自英人得緬藩籬撤而門戶寒矣所幸者猶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使野人山爲英所得則英可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雲南更無可扼之險矣職道入滇後稽之志乘舊卷並訪之邊民口碑乃知野人山實係中國現屬各土司之分地皆在雲南界內非甌脫比也夫目論之士以爲雲南天末遐荒不

關形要而不知雲南實有倒挈天下之勢由雲南入四川則踞長江之上游由雲南趨湖南而據荊襄則可搖動北方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嘗極言之矣況今有印度緬甸以爲後路之肩背則形勢更勝於昔英之覬覦雲南非一朝夕矣夫雲南之得失關乎天下而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能保野人山則雲南安能保雲南則天下皆安一山之所繫實不淺尠也職道抵緬甸時英人懇懇致意欲以兵相送窺其意乃欲藉名以入野人山耳故職道婉言以辭之其後兵

已追至蠻隴職道仍麾之使同彼時與職道偕行者惟一繙譯別無隨從之人所謂單車之使耳然英兵數百大將二人惟職道之命是聽不敢以威力相强者無他山在中國界內折之以情理耳不意其以詭詞欺誑衙門終有攘取吾界內野人山之意而職道亦難終其事所冀日後勘界大臣明於地勢善爲說辭剛柔得宜挽之於既往則大局之幸也夫雲南昔與緬甸爲鄰緬小國也未足爲患今與英吉利爲鄰英强國也貌和而心叵測豈可不防其未然籌之於

豫哉查自騰越龍陵二廳度野人山以通緬甸山中共有九道皆匯於新街新街者中國蠻暮土司故地也乾隆間所頒印信至今具存昔年曾侯使英欲索回新街以爲邊庭之重鎭可以扼門戶之總樞自新街淪於英於是職道有保守野人山九道之議蓋已是防邊中策矣而滇中司道鎭將貪利徇私堅持異議卒至天險驟失敵踞上游深可惜也至英所謂擺人在潞江下游東者卽中國乾隆時土司孟艮木邦等之地在緬甸威遠思茅他郎各廳邊外昔年英庭

曾許歸於我今雖游移亦尚未設官駐兵自緬甸渡潞江入愚茅共有三道孟艮瀕江總扼其衝亦邊外之重鎮也職道嘗論新街孟艮之於雲南如鳥之有雙翼新街蔽山爲險屏衞其西孟艮扼江爲險屏衞其南又皆商市聚集之地也權其財可以裕餉練其民可以成團地利人和交相爲資然後垣墉固而雲南如在堂奧可以高枕無憂今若棄此兩險則雲南固無萬全之策矣又野人山之北有甌脫之地千七八百里相傳爲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之故地今亦

野人居之既未屬華亦不屬緬職道在邊外詳查地勢由彼入華有三道一道通西藏一道通四川之打箭爐一道通雲南之永北廳若使日後爲英所并則三省邊防疲於奔命實爲一大隱憂山中產黃果樹百千萬株外洋購買其樹中之漿以爲器血凡可收放寬緊者皆是利源極大每年權稅可得十萬有奇又有金礦兩處礦苗極旺以雲南民貧地瘠而邊外有此沃饒不取以爲資而棄之以資敵甚非計也職道前過野人境內聞者咸疑爲險途可畏而豈知壺漿載道婦

孺爭迎野官負弩執鞭咸有求庇之意彼亦恐洋人之見逼耳其遠處樹梨廠之頭目亦遺使奉書譯其詞意自稱本是漢民願仍隸漢籍等語職道抵滇後曾爲諸大吏言之然非常之舉雖明知有益而牽掣在所不免莫敢決也職道此次從邊外入關勘界籌邊之苦心滇民人人能諒事機中阻扼腕者何止萬人然職道本是散員亦第能盡其心力之所能至耳

復蔣星使書

敬稟者職道於本年正月間道出巴黎蒙憲台劄委查看印度緬甸各埠華商情形並密探雲南邊外與緬甸交界地勢啟程後業將查看沿途商務及應辦事宜歷次稟陳在案嗣奉鈞電諭令將勘界情形速行詳稟以便循例出奏等因遵查職道自查看商務完竣後於四月初五日由新街啟程入滇溯大盈江東北行大盈江者自騰越發源與檳榔江合流至新街之北而入於大金沙江者也初六日抵蠻弄登岸

是爲野人山之西麓初七日度野人山山中野人皆中國土司所轄職道初疑卽赤髮野人陸阻地細考之乃知其非蓋赤髮野人尚在此山之極西北所謂陸阻地者巳接藏境矣大盈江穿越此山而過江以北爲蠻哈山俗稱象鼻子江以南爲南牙山皆載於滇志初十日抵蠻允是爲野人山之東麓至此始出險矣十三十四十五等日過蓋達干崖南甸皆現屬騰越之土司也十六日抵騰越至五月二十七日抵雲南省城自巴黎至此在途凡四月有奇雖備極險

艱而上賴
國家威福得以無恙查職道所經雲南邊境皆係西
路在永昌騰越龍陵之外其外以大金沙江為天險
其內以野人山為天險皆所以限隔中外者也職道
詳查乾隆時滇緬老界西包孟拱孟養在大金沙江
之外西南包蠻暮木邦孟密在潞江大金沙江之間
其南有江自潞江通入大金沙江為滇界盡處俗亦
稱為潞江蓋潞之支江也道光以後木邦等土司漸
為緬甸所誘中國置之不問是以現屬騰越之土司

惟有南甸隴川孟卯干崖盞達現屬龍陵之土司惟
有遮放芒市等皆爲臨邊之地蓋已蹙地數千里矣
職道查自騰越龍陵度野人山以通緬甸大畧有九
道皆滙於新街新街者騰越土司故都也若能如曾
侯原議索回新街以扼門戶之總樞是爲防邊上策
新街旣淪於英而不可返於是職道有保守野人山
九道之議守吾界以遏其闌入猶不失爲中策若并
九道不守舉野人山而棄之則日後邊防無險可扼
雖使孫吳復起亦無策矣此專就西路言之也自西

路而外更有南路北路皆關緊要南路車里土司之外爲乾隆時土司孟艮整欠等之地卽英所謂撣人在潞江下游之東者車里與孟艮相接處僅有小江數道無險可恃惟孟艮在潞江之濱爲邊外重鎭又係商貨四集之大埠由緬甸渡潞江而犯思茅普洱本有三道孟艮總扼其衝實爲要地職道嘗論新街孟艮之於雲南如鳥之有雙翼新街跨山爲險屛衞其西孟艮扼江爲險屛衞其南皆形勢必爭之地若棄此兩險則如無翼之鳥就擒必矣昔年英廷欲擧

潞江以東悉歸於我蓋卽指孟艮整欠等之地而滇中督撫誤以下游爲上游遂疑英人有叵測之心不肯輕許不知此地本屬中國於雲南邊務甚有關係柰之何其遲疑不決也北路在野人山之北有甄脫之地千八百餘里相傳爲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之故地今亦野人居之旣不屬華亦不屬緬職道在邊外詳查地勢由彼處入華有數道一通西藏一通四川一通雲南之麗江永北等處若使日後爲英所得則三省邊防疲於奔命實爲一大隱憂山中產黃果

樹百千萬株多難勝計俗呼其地爲樹漿廠外洋購買其樹中之漿以爲器皿凡可收放寬緊者皆是計此樹每株所出之漿年可得小洋四百餘元利源極大其間又有金礦兩處礦苗亦旺以雲南民貧地瘠而其邊外乃有此沃饒不及今取以爲貲而留之以資敵甚非計也且樹漿一物爲外洋所必需其權自我操之則亦可藉以制馭英人如康熙時俄人仰給我茶葉大黃即借此二物之微以施操縱之術也職道前過野人境時聞者或疑其猙獰可畏而豈知壹

漿載道婦孺爭迎野官負弩執鞭咸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廠之頭目亦遣使奉書譯其詞意自稱本是漢民願仍隸漢籍等語彼皆恐洋人之見逼耳以上三節皆係雲南邊地之要務不可不於勘界之先熟籌而審處之西路之野人山本係現屬土司界內之地有數百年新舊志書可據此當折之以情理者也南路潞江以東之孟艮整欠等地爲乾隆時舊土司英人嘗議歸於我案懸未定此當引申初議者也至北路之樹漿廠距緬最遠向未屬緬而所關於我

三省邊防者甚大按公法云過荒地不屬那國管轄
者無論何國皆得據爲已有此當以兵力據占可以
先入爲主也職道奉委密查邊地界址踏勘既周詢
訪既詳不得不悉心籌畫質之邊地耆民及有識之
士僉以爲然故職道此番勘界籌邊之苦心邊民人
人能諒而雲南省垣距邊已遠京師距雲南更遠燭
照所不能及惟有據實稟請憲台奏聞
朝廷以爭先着而杜後患聳數千里之邊防爲億萬
年之久計庶免日後有悔而歎先見之無人邊地幸

甚大局幸甚

再復薛星使書

敬稟復者職道自奉憲合委查緬界入滇嗣經雲貴總督留辦邊務凡勘界防邊各節熟籌統計其要有三一野人山爲雲南西路之屏蕃也形勢險要之所在門戶之所繫此亦如陸抗所云有警當傾國以爭者山中及山以內山以外多有膏腴沃饒之地或以兵屯田或招佃開荒而練團自保均不必大費兵餉而可以實邊固圉野人本樂爲我用居則行保甲之法出則行束伍之法亦可得精兵萬千地利人和交

相爲資此一要也今雖事機已失英兵闌入山中全山爲其所占然此山向不屬緬係我現屬土司界內之地載明志乘誠使後來勘界大臣詳查地勢以情理折之則挽救亦易事耳倘英人不顧情理并可質成於他國俄法皆能助我以抑英也所慮者勘界之時含糊默許仍安退讓則此山再無收回之期而雲南危如累卵矣一潞江下游以東之地爲雲南南路之屏藩也查普洱所屬之車里土司與邊外孟艮土司情聯姻婭勢如唇齒孟艮本我舊屬樂於內附英

人嘗欲以撣人歸我卽其地也現查南路邊防無險可扼難禦强敵必須收回潞江以東形勢方爲完善此又一要也該處土司富饒足以自給但照騰越七土司之例待之自可相安無事別無所難目下英兵蹂躪滇邊已徧於西路獨置撣人不卽經理殆因初議未定留以有待耳所慮者日後勘界仍以不貪爲名不肯收受此地則雲南西南兩面均有受逼之勢腹背夾攻何以自存且潞江下游現通輪舟不難溯江上駛一旦有變易如剖竹此雲南之隱憂深患也

一野人山北之樹漿廠爲雲南北路之屏藩又爲四川西藏之屏藩也滇緬之交乃百物菁華所萃有琥珀礦有翡翠礦有玭瑂礦有紅藍寶石礦不出孟拱孟密兩土司境皆乾隆時屬地前明嘗遣內監掌之近年已淪於英又有準木廠火油井廠亦在七大利源之數盡爲英轄惟樹漿廠距緬最遠尚未爲英所得查樹漿一項惟亞非利加及此山有之亞非利加漸已告竭而此山正在方興之際華商入山採運者不下千餘人其中亦有成聚成邑之處如由大金沙

江外之孟拱上山則以護拱爲門戶要地由大金沙
江內之允帽上山則以三鴉拱爲門戶要地而其都
會所在則曰坎底由此北通西藏東通四川雲南吾
若先占此地可以莞三省邊廷之鎖鑰而邊外七大
利源亦可分取其一山中有兵五千人散布要隘自
足彈壓野人抵禦洋人矣其間又有金礦二處準木
廠數處皆可招商承辦得其地足以固邊因其利足
以富國此又一要也所慮者日後此地爲英所據則
逼近雲南之麗江一府及永北騰越兩廳騰越既添

一患而麗江永北等邊防都形喫緊且川中藏中都
未知有此間道一旦英兵分途而入川藏人見之必
將驚駭出於意外矣職道竊見滇中大吏因離京太
遠小心過甚遇有洋務牽涉必請示於總署暨北洋
大臣俟命而後舉行竊意總署北洋去滇萬里豈能
遙揣邊情曲折又竊見滇中官員憚於邊務殊少獨
醒先覺之人竊意日後勘界大臣來從遠道
周諮博訪驟亦難詳擬請憲台將職道原稟情形轉
咨總署暨北洋大臣處存案以備勘界時考核之用

或於邊務界務不無土壤涓流之益伏候卓裁

寄薛星使書

敬稟者自去年至今英人開通西藏道路計有兩處一日阿桑在東印度與緬甸之間向猶阻隔去年三月初文棟行抵緬甸英人正在此處用兵從緬甸之格薩地方（即高沙）開築鐵路前行華商勤當苦役即其事也聞此地已於本年開通從此五印度之火車可通至緬甸全國而又得入藏之間道英人自以為一舉而備數善此在緬甸西境通藏之道路也一曰坎底在騰越野人山之東北即文棟前信所稱為樹槳

廠者此處東北通至四川之打箭爐東通雲北廳北通西藏英人現欲推廣緬地火車直由此可以縱橫四進亦自謂一舉而備數善甸北境通藏之道路也其層層布置多在藏恐藏中必未覺察一旦鼓行而入不但倉猝爲藏人夢想之所不到擬請閣下移知駐藏爲之備實爲先事預籌之要策至該兩處通何地此間現無善本地圖未能詳確不敢臆

亼思廣益編

黃世初題

集思廣益編卷之一

縷陳緬甸近年情形 廣東試用縣丞陳還

竊查緬甸地勢狹長中貫大江曰伊牙窪底卽大金沙江也北稱戛鳩江（源來金沙江）東有贊暮河（源來大盈江）西有濛空港（源來烏露河）三水滙於新街上七里之瑞沚吶自新街下一百六十里有瑞利江來會是卽龍江之尾再下至阿瓦之南有二歧江來會東曰漢撒窪底（源來怒江）西曰三吶窪底又名狄蹇（源來雅魯藏布江）此二江水勢雖大深淺不侔惟狄蹇能通輪舟然必平底明輪

始可西抵澤抓司境現在英有三舟輪往貿易其餘各水僅浮划筏而總滙於伊牙窪底南趨漾貢出海或以漾貢爲怒江之口（見瀛環志畧）上游江寬三四里時露淺沙至下游歧河岔出兼通潮汐東環卜巽西繞卜登等區固巳暢達輪舟早通商貨自漾貢溯伊牙窪底九百六十里上之別牟（卽英緬舊界所在）盛產米穀加有口外三埠曰慕爾緬（卽馬爾達般）德懷（一名吐瓦）丹老（本暹羅濱海西境）丁口土產尤爲殷富英以漾貢握其總倚爲外府踞之巳六十餘年卽別牟亦卅有餘載是下緬之

民心已附地無荒壤姑無論矣惟冣計海口三埠之華商約二萬四五千人生意之大首閩而次粵閩之人數亦較多粵之商號無幾大半手藝工作之流滇商僅有數家而已海口通商已久閩粵之人能識英語言政令故得彼此相安非若上緬之滇幫商旅罕與西人交接動輒得咎也

緬甸都會曰渺牟又名順牟（猶言北城新城）滿得利者城北山名英以山名名之所謂阿瓦者種人之名亦始都之地乾隆間商道大通其都會尙在阿瓦距今都東

隅八十里外其地三面濱水形勢頗佳俗以新主嗣位則故都之王氣已盡必擇地另遷民不徙者火居以逐之至此經已三遷滇人相沿以稱阿瓦不忘所自始焉惟天時炎熇其城鄉市鎮多傍江濱便於汲引取涼自別牟上至新街旁及猛硔猶有水道二千三百餘里是爲英得上緬之地遂以快輪貨艇分走上下沿江七日兩幫刻期不輟船工水脚歲入不貲各江埠生涯全屬滇人閩粵僅阿瓦各十數家而已計輪船停泊裝卸貨客之大埠二十有二小埠二十

有九而沿江寨埠相離輒百數十里逐處膏腴悉未
墾闢樹草繁塞致叢毒瘴由於昔無教化民情習懶
今易英治頓異往日焚山烈澤相地經營埠無大小
悉設流官輪駐數十兵役下司屬吏概用下江緬人
上恃力苛虐不仁下竊勢妄作威福土民本多懦善
惟一入公門則頓改面目矣而滇商之衆首數阿瓦
約萬有二千人次則新街猛硔不下五千其餘各埠
多則三四百少亦五六十山村水驛幾於無處無之
然皆坐賈久居兼有房屋者也至行商貨駝年常二

三萬自西而東路出野山分六道出入滇緬西出古永盞西及走錫馬（萬仞巨石關外）以赴玉石樹乳等場者爲走廠幫自騰越經石梯（初有上中下三條分走今併歸中路）出蠻暮而至新街者爲火燄山幫自永昌龍陵出崩千（在天馬關外）以抵硔硐（去新街六十里）趕上新街者爲硔硐幫東出遮放芒市以赴摩谷之寶石廠者爲回回幫由緬甯出木邦走大山至阿瓦者爲大山幫由普洱等屬出車里走茶山而下暮爾緬者爲奔竜幫（大山奔竜大半漢回幫馱）凡此六路每或千餘人二三千馱不等秋出春歸視遠近

而分次數近以煙酒課重條苛商道因之窒礙幫駝
大爲減色而且一經雨至則瘴起水毒有急切難旋
者即趨就近各處度夏但此行旅大概未諳西洋法
令偶或誤犯雖煙酒之微輒罪罰兼施嚴如治寇絕
不體念邦誼稍予優容況地屬邊隅夷野雜處向來
人類難齊有種投教遊閒恆以賭博滋事英之官長
不別良莠輒拘公正商者監罰意謂治此當可儆彼
不知商賈與遊閒判然兩途强令無官守言責之人
鈐束廣衆不亦難乎然滇之商賈俱極奉公守法皆

以生意爲重從未稍滋釁隙卽使罪罰冤誣亦惟隱
忍聽命迺英緬下司轉以巽懦可侮公然律以土民
無論鋪戶家居年捐房產地課草茅孤苦亦須供役
應差稍有稽遲則鎖梏鞭笞立至矣昔緬時禮待客
商從無勒索欺藐遇事刁難如今日者去秋調到新
任英官年輕恃才虐商尤甚將前邀准變通各案概
爲翻轉以瓦街硔三處華商獨無差徭竟就猛硔開
辦勒派衆商運糧負械衆情不服甘願驅逐萬難辱
國應差後經詳達彼之上臺始作罷論無如散居各

埠者仍未一律豁免且開搜利之舉行將次第踵辦當此生涯市面日見艱難商民交困於橫征夷野懷疑而裹足向之貨利多所禁革而又科條繁密稍涉大意則蹈不測之罰矣

緬之藪澤利源多在土夷司境且夷境彎環幾於兩倍腹地自東北轉而西南共分九十九司其境廣民殷向以省賦爲第一然江東慕乃錫卜聳澤穩祚摩谷勒洽澤抓南坎九司亦爲富庶衝要之地昔緬時年征夷司戶稅差撥銀令自爲治服管轄不服調遣

而山野則服土夷調遣不服管轄蓋夷司近邊山野
必履境而購食用故得扼吭以鉗制之英則不然以
夷野聲氣易通恐其自治聯而爲患於夷境設官駐
兵治同緬民有一二夷司不願英爲設官則戶稅等
銀年重一年如穩祚素稱富饒最惡洋人約定繳銀
不設官初定餉幣銀四萬元（每元合紋銀三錢）遞年增至八
萬上年仍設官於司屬之果嶺又令增銀二萬穩祚
忿不能堪遂於今春殺其果嶺官兵以洩恨英兵三
路夾攻之以致敗遁前有摩媒（卽孟密）亦曾抗英敗轍

此二人爲夷境土司之錚錚者按省賦即木邦緬特易其名色猶之孟密改爲摩媒新街而稱八慕之類木邦蠻暮猛碤同爲內屬之三司具在書志可考且乾隆間所頒宣撫司印前於蠻暮河網得呈繳藩庫尤爲確鑿可憑昔三司之地歸緬轄治緬爲中華藩服是寄之而非棄之也但今緬既易主況易悍驁之英其地俱關門戶之要若再緩不向索則根柢日固將來不易言矣至山野種類甚繁亦有良莠之别安分者勤力耕作仰食山場賴商旅爲衣食之源從不出山

騷擾若騰永龍順一帶山頭半夷半漢居多性貪狡不事生產專以殺刼爲事輒擋路結茅隨在嘯聚魚肉行旅視爲泛常以未實力痛加剷洗故難生其畏懼之心昔惟伐樹阻索近則公然放鎗刼駝大肆猖獗今春張天明副戎等奉委疏通商路整頓石梯路以通街騰貨幫所募土練二三百名扼要築壘分投巡護抽收商貨之資以作山道之用不動公帑辦有成效商旅旣慶保全稅釐亦有起色初野衆以爲絕其利路糾聚各山無賴意圖騷擾驅逐護兵經張副

我等奮力擊退勦辦一二次聲威所播遠近多來投誠山道爲之一清辦理正在得手忽有停撤之議若竟半途而廢則前此勦辦諸端勢必歸罪商旅勒償殺刼永無了期更恐英夷輕藐以乘僥倖之機挾商保送既得經費兼可越窺虛實從此進山據險爲有詞藉況英初踞新街曾有以山中虹蚌河爲界之說既無確證究未敢上駐山頭而我護甦兵士直抵山外之老蠻暮境未聞彼有異言方欲藉此以作根基何可遽議停撤乎且土產多在西北野山與東北夷

境故以猛烘車里相提而幷重者爲有貨利七大宗馬曰巨木樹乳棉花芽茶紅寶石翠玉火油毋等每宗生易約二三百萬數十萬元按巨木似椐楠質堅紋細用作火輪舟車最能耐久樹乳一名黃果漿俗以象皮膠名之即寬緊帶中物樹高陰濃枝本皆乳大樹可出千觔小亦四五百觔要必輪相採割庶免枯萎三年亦即復元其漿曝乾凝結堅韌如牛觔刀不能斫水不能腐西人賴作器皿用處甚繁尤爲機器製造海底電線之所必需近年中華多向購用將來舟車日盛需

用必多宜令出洋學生訪其泡製之法以收利權昔硔乳未見僅阿非利加一洲有之較此質力懸殊西人咸稱硔乳妙甲天下十數年來利難盡言翠玉惟中華銷售而西人所重者紅寶石耳現在英於新街征出山乳稅每年可得十萬元翠玉招商課年亦四五萬元他日無論猛硔索回與否而此千七八百里產乳野山務必盡歸中華管轄即以英征稅數移充設立領事辦理邊務之俸餉綽有餘裕勿以鞭長韙盛爲彼所朦混也至歷來殺刼行旅諸野多在火燄

山以東觀於石梯之勦撫事非難辦夷野畏威甚於懷德於斯益信然必預擇安插之地以免流爲外敵而我邊境沿山儘有腴曠之壤將當路窩巢勒令遷徙以實其地或分入屯田兵練之中俾濡聲教以化氣質勤加策厲定能盡力耐勞而爲我用其山中要道仿照石梯之法辦理以嚴門戶而察奸宄亦守恆經久之善策也

英之窺滇匪伊朝夕曩其心切圖緬特乘安南有事之機猶恐我能兼顧復精進藏相爲牽掣迨緬既定

以腹地不足有爲仍就議辦藏印交涉壹意講求滇外邊守詭謀叵測豈復可量蓋其意在斡旋確有把握鋏路得以暢達始與我議疆界此情勢之顯然也夫以滇南一省近與英法爲鄰當兩敵國邊事之緊孰有重於今日者奈何畧而不籌一任禍患之臨偪哉光緒十二年冬爲英得緬之第二年見中華未與議辦邊事遂撥兵四支各五百人由印度緬甸分投入山燿武撫野約期會哨名爲察看野山情形實係試探滇中動靜并爲安設鋏路之堵及入山互相對

向闕徑而行以驗通達之難易也事僅兩月經已閱歷一周彼時雖草草一查已能得其要領至去冬又經三年仍無開辦之議復遣兩支各帶護兵五六十名一由阿瓦東北轉入土夷各境歷九龍江而西至孟遮南坎與內屬猛卯連壤一由新街轉查巨石萬仞關外及產樹乳各山此路未及三月爲山野阻回而東北一路今逾六月未返聞其經行夷境野山日逐丈量地段測算河山圖繪險阻形勢詳註丁口田糧及物產民風沿革建置之由凡有利賴之區固已明如觀

掌早有成見他日與議畫界址內屬司境我或稍有未悉定為所擴更恐界址未畫突然鍊路已通舊司之地未還車里等區轉失是宜擘畫未雨先事防維之為妙焉況其火車之造成自印度此猶未覺彼已蒇事十四年腊八日自漾貢上達阿瓦之鍊路告竣（是為下緬東岸之路）卽擬接辦北路時以該處夷司未盡歸附姑且開寬其途以通牛車貨駝蓋九龍江外所產芽茶運銷入緬者年常拾數萬擔加有大山奔竜漢回等行旅出入阿瓦販運洋貨而車里等區又與講東

督乃各境犬牙相錯若將鋏路遽然開進恐滋物議故催修途通幫以作鋏路之引遂於吶蓄地方設重鎮總握夷疆征戶稅而養兵弁嘗藉招僱夫役騾馬試看人心乃其偶出一言而竟頃刻屬集彼見人情貪利事屬易為於是下本經營無異備之外府浸漬利誘地拓日廣招羅山野及邊內夷戶給地令自墾闢免稅三年壯者選充役兵少小令入洋學立頭目以司其總似此夷野本屬窮困無聊一旦欣有所得遑計後害故往者源源弗已然使邊內屬司善撫育

不事苛斂彼亦何致棄根本紛然外趨且[redacted]之隴川猛卯遮放芒市等司境皆與外夷毘接亦爲切膚可慮雖各司員幷無異志若該屬夷戸見利忘義起而效尤殊屬不成事體恐爲養成氣力反戈相向宜思所以杜絶之道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晩也再上春產乳最多之琥珀場出有殺斃滇商之案或謂地方洋官受賄不爲明寃有總管鍈路英員藉此馳赴該處幷非查詢命案乃對徑測算以通阿桑之路卽阿薩密一名緬甸今屬東印度僅四百餘里爲中隔高嶺深澗未能度越

繪圖而返聞俟上通猛硔路成即行開築此路而阿桑早有鏟路通至格里戛打海口（即孟加吶）原爲通入乳山而設也查上通猛硔之路已由格薩起築上通格薩之路則從直耿（在老阿瓦對江）開辦均於上年二月動工（是爲上緬西岸之路）再年餘定可一律成行聞直耿之路近能上達瑞波將來猛硔阿桑路通則樹乳貨利必由火車運赴東印度出洋免由新街漾貢之轉折矣但其下緬既有東岸之路以通阿瓦上緬復有西岸之路以入猛硔江有火輪舟相往來是緬之邊腹已能包

估無遺若其再將上緬東岸各路以次築成則八達六通不獨全滇之大患而已也

竊惟目下邊事似不可遊移再失機會宜趁此邊外夷境鋪路尚未開通民情猶在觀望未盡甯帖一面整頓邊內一帶府廳各屬之團甲屯務振士氣固人心而足兵民之食聯絡內屬各土司俾知戮力同心禦侮自衛如能就近調撥鎮兵選擇才幹員弁出駐車里隴川等司境諸夷及見重兵坐鎮得有依恃之助易於聚合爲强不敢貪小不堅致墮英人之術而

萌向外之念一面陳請
督欽憲會同奏請
簡派專任邊務大員先向索取木邦蠻暮猛碤三司
舊境拜止火車鐵路開入我邊司屬各區待將舊司
之地退還再與聲明前約議畫界址惟斯舉必得招
募練勇數營就地取材爲上非爲輔助戰爭壯聲勢
期濟事機也舊境一帶近接內地土民類多華裔奈
彼詐力所脇疊遭苛虐多端疾首痛心含恨莫訴驗
以摩媒穩祚等司民情之非甘願可見惜無援助義
憤空存設我承辦邊務大員倘須入緬會議事宜將

練營分駐邊要隨帶小隊親兵聲威所指輿情必喜彼抱夙怨者或有慷慨激發乘勢奮興爲難英人狡黠知幾苟見變患將起定能帖耳就約易於商辦此非挑釁可比乃天理自然之道昔索伊犂亦賴兵力之有備也卽使三司不還固亦未便與啟爭端而英亦安能獨享其利乎除野山仍歸中華管轄以作全滇屏障外其新街應留作內外通商之地由我設領事保護全緬商民以拯橫征虐待之苦兼知鐵路意向所屬揆之時局邊事重於商務要必先理商務而

後界址始與邊事有裨英若諳請必先界址則清查
勘報非二三年不能完畢彼必乘間一網打盡追辦
商務則無事權之可操矣果能開辦商務宜設領事
正副二員一駐阿瓦管理上下沿江各埠兼控北路
商旅一駐新街兼轄猛碘以衞西路邊情下緬海口
等埠英占已久雖無要事而華商亦眾宜令領事不
時輪閱遇有應辦事宜會同各該地方英員秉公理
處第充領事者宜選廉正熟悉情勢能盡職分之員
庶能裨益大局惟緬之領事重在邊務應與海口理

事少示區別如能因地變通就近改隸　雲貴督憲轄屬尤臻妥善既有權勢可倚英亦未敢輕視於電達要公稟報機密更昭慎速以免輾轉稽遲假手傳遞而有洩露之虞或以交涉事件異於內地有礙定章則以商務歸外邊事歸內啟達於兩間亦未為不可也若經議定設立領事即須畫分華商地段並擇建立商署之地然商署自以就有商衆地業所在方易照察如阿瓦有漢人街二條每長五六里間有土民在內而散居各街之商號亦多將來起建商署以

街首爲宜至新街濱江街市袤長不足十里濵商居於中要地產皆經百年街之兩頭悉係土民鋪屋街頭在北冬春水涸輪舟不能上泊尾則秋夏水漫難居惟上五里有臨江高原形勢甚佳相傳爲漢武侯故壘就彼建署則可移街似有未便也倘須另闢商埠則新街順流而下百五十里貼皎甕外即葫蘆山有瑞姑蠻暮緬司老街所在素爲水道緊要關隘土民千五六百戶亦濱江之巨寨也貼皎甕猶言上石峽通緬僅此一線夾岸石山壁立迴環六十餘里有一夫當關之勢

洵爲天生扼塞也如就臺中築一礮臺雖鉄艦難越而該寨近在臺外陸接野山可入南坎遮放芒市兼通龍陵永昌各屬以山徑崎嶇地非總滙貨幫罕出其途較之往來新街爲稍紆遠若能索得瑞姑用作商埠以扼其吭彼當以街相易蓋新街虛做四面受敵轉不如瑞姑之有險可據然此時供路未通彼必仍以新街爲重而瑞姑亦恐未易割姑視辦理之力量若何耳 鄉晚 自慚翦陋學識猜庸何敢謬議是非妄參利害祇以邊危離撤念切齒寒彼之謀遠慮深

憂徒杞抱昨值星軺臨蒞洞燭機微辱承虛席下詢
謹攄管見倘以芻蕘可採仰蒙鼎力轉陳俯賜施行
卽子舉辦則全滇幸甚大局幸甚

集思廣益編卷之二

縷陳騰越所屬七土司及一帶野山利弊情形 騰越

附生王家賓

竊查騰越七土司之設肇自明初始則人民稀少而地多荒涼且煙瘴甚大今則生育日繁而地無曠土即煙瘴亦潛消矣七司地勢環繞毘連南甸司離城南三十里地勢狹長東西兩面皆有山其平地約寬十餘里長八九十里平地土民居多約有六七千戶內有漢民六七百戶東西兩山漢民居多約有五六

千戶野夷亦有數百戶干崖司離城南一百二十里與南甸接壤其地約寬二十里長一百二十里土民約有萬餘戶漢民二千餘戶東山上亦有漢民五六百戶野夷二三百戶盞達司離城南二百餘里其地與千崖司中隔一江[原來盞西尾即蠻暮]江東屬千崖江西即盞達約寬二十餘里長八九十里土民約八九千戶漢民約七八百戶西山上亦有漢民千餘戶野夷三四百戶戶撒臘撒二司地段相連離城東南三百五十里共寬六七十里長六七十里土民約六七千戶漢

民僅數十戶此二司之土民與各司不同概能說漢話間有土語其天氣又屬清涼從無煙瘴樹木花果亦與內地相同民居概是瓦房隴川司離城東南四百里其地約寬二十餘里長一百一二十里土民約萬餘戶漢民二三百戶猛卯司離城東南五百餘里其地約寬十餘里長七八十里土民約六七千戶漢民僅數十戶七司地土民專以耕鋤爲業漢民專以貿易爲業在山間住之漢民則種芙蓉種豆菽爲業凡住司地漢民大概自乾隆時遷來或兵燹後被難

流寓者一切徭役科派早已與土民一律矣

七司之設原以地土為彼之爵祿官出於民民出於土固無論也七司中地土僅戶撒臘撒瘠薄且官弱民強然亦非犯上作亂不過除按年正款外官不能苛派耳其餘五司皆屬膏腴有官田私田之分而租賦頗重南甸司年收租糧四五千石芙蓉二萬餘兩以及土產等物干崖司年收租糧一萬四五千石按該司官田甚多係百姓負欠官款將田沒官者芙蓉二三千兩並土產等物近惟干崖司最稱巨富盞達隴川猛卯三司年收租糧多者二

千餘石少則千餘石戶撒臘撒共只三百餘石遞年大派一次小派三次上戶十餘兩中戶七八兩下戶二三兩又有房捐地稅每戶多者三兩少者一兩二兩不等凡有婚嫁生育及喪葬之事以及文武巡閱所有一切需費皆屬以一派十不問鰥寡孤獨一律攤派毫無豁免至有賣子女以償官款者或將子女沒官爲奴者無分貧富俱不能安生全爲司官之因事需索藉故敲磕雖有好騾馬亦不敢蓄養恐司官見之而索取也且攪奪民利種種苛虐之處不可勝

言彼乃世襲之官百姓莫敢申訴皆敢怨而不敢言惟有散而之四方也今各司地之土民潛逃於緬甸各處者總計約四五千戶矣此所謂財聚則民散也竊思各司地之民皆係良民奉公守法各尋生理且讀書明理者亦多非化外可比奈何虐制於土司竟不得同沾王化耶

七土司地四面皆屬野山且通緬甸當日設立土司原為鎮撫野夷之用以作邊境之藩屏而野夷之到司地搶刼以及在山搶刼者已經數百年矣土司從

未勦辦自乾隆後商道大通凡出入緬甸之貨駝不惟夷山搶劫即司地內亦常有搶劫之患且有族目串同野匪搶劫商貨彼又代往取贖以圖兩面取利者土司亦置之不問且商貨經過司地土司族目必抽崗銀十餘道多者每駝三分少者一二分總計與稅課相倖凡遇搶案彼未嘗賠還一次又未嘗認眞查辦一次此所謂喫崗不保路也司地村寨頗屬稠密且遇圍有竹木壕塹只因土司苛虐百姓不敢蓋瓦房所以野匪來司地搶劫雖在村邊亦不敢出救

縱預先知之尤不敢外言蓋恐野夷懷恨於夜間暗來放火燒寨也然則野匪之魚肉我商賈視爲泛常者亦由土司縱之使然也

由七司與緬甸通商之路共有六條由蠻允（此地原屬干崖暗嫁與南甸今屬南甸管轄）進蠻弄有上中下三路（上路又名火燄山中路又名石梯下路又名河邊）此三路最爲近便相距僅二百餘里由盞達進蠻弄有錫馬（即巨石關也）此路上猛硔玉石樹乳等廠亦間走之由干崖進新街有麻湯路此路必經由戶撒臘撒之地由騰越出隴川經猛卯轉上新街

有硔洞路（即天馬關也）由永昌龍陵出遮放南坎者亦走此路惟此路野夷最爲安分各事本業無搶刼之患十年前曾搶過一二次因領幫之人乃久辦軍務者驍勇足備且隨帶有軍器即挑選趕馬人二百餘名將野寨勦殺幷將貨駝奪回復又施之以德近十餘年來野夷畏威懷德此路竟暢達安行但程途稍迂僅趁冬春兩季走二三轉也至於上中下三路及錫馬麻湯二路之野夷則任意搶刼動輒鬧事矣（凡野匪搶刼商貨必藉口阿公阿祖或打或殺等類）其積弊蓋由文武官員及各商

號狃於剿之不盡撫之不安必須以夷攻夷之論而畏難苟安自乾隆間滇黔通商以來凡此五路之野夷撫則有之剿則未也且又泥於以夷攻夷爲得計在先年多用土司保送以圖彼有兵權得以剿撫兼施殊不知彼安能臻此反幸有野匪之搶刼彼可代往取贖轉得於中取利用野夷保送則有串同搶刼之弊或保頭公然搶存有勒索銀錢而後送還者有卽藉閙事之名而支駝不還者用野夷往攻野夷則有物傷同類之情從來未有功成用野夷往刺野夷

則每為機事露洩反招釁隙而倍加搶劫故此五路商貨結幫而行多則千餘人二三千駝少亦二三百人七八百駝或千餘駝然人數雖多而人心不齊不敢隨帶軍器或有一二帶軍器者倉猝間或將野匪殺傷則眾商號及領幫之人不惟不獎賞反罪其多事蓋恐野夷懷恨遷怒往往將殺傷野匪之漢人縛送贖罪任憑野匪自行處置者遂致野匪日肆猖獗毫無畏懼凡經過野寨勿論大幫小幫只須一女子小人前來阻住即不敢行此實養癰成患自貽伊戚

也野山夷規凡領幫之人騎馬行李不得搶刼彼往
野寨贖取貨駝亦要以禮相待故領幫人亦幸有搶
刼彼往取贖一切開費以少報多因此而致富者多
矣先年攔截幫駝不過索取尚銀煙酒而已今則埋
伏夾道一出則放鎗殺人甚至野匪殺野匪亦要漢
商賠償其橫惡至於如此之極去歲十月間南甸干
崖二司見商道如此阻塞奮然而起請憑衆商號認
承保走麻湯路聚幫衆至千餘人二千餘駝保路之
土民野匪亦有五六百人然野匪欺土司素懦無謀

貪財吝賞糾衆千餘人將幫駝四面圍困殺死幫內數人此即搶去花貨百餘駝南千戶腊四司發救兵至千餘亦無成功困至十五六日無計可施乃同野匪講和給野匪洋錢數千元以及煙酒等物野匪方撤圍退去幫駝始得出境所用使費仍爲貨駝商號攤認而南千二司從此亦不敢復云保路也及至臘月間路路爲之搶刼月餘不通幫駝然野夷之性畏威甚於懷德昔馬武相帶領二三十人保護蠻弄隨便接送打里一帶來往之駝幫曾殺野匪數人七八

年來足使野匪聞風而遁奈人數甚少顧此失彼自本年正月間張协戎天明等帶練入山以馬武相等爲隊長野匪初次來搶即被練軍殺死數人其後野匪以爲練軍入山保送從此不能勒索崗銀搶刼商貨衣食之資無所仰賴乃糾聚諸山野夷約一千七八百人將幇駝截住意在驅逐練軍怎當得練軍爭先奮勇殺得瓦解氷消然此時野匪固已畏威矣而懷德則未也

諸山野夷名雖多而實不多也如錫馬火隙山石梯

河邊麻湯等五路之山相連約寬二百餘里長三百餘里每路野寨多則八九十寨少則三四十寨其寨之大小僅十餘家小即二三家人丁之多總計約三四千人從來安分未搶刼者亦有千餘人專以耕作山場喂養牲畜爲業如專事搶刼者即有極虣亦懶於耕作也無論寨之大小皆屬一寨一官或三五小寨一官各不相管轄且野夷山規凡此路野匪往彼路搶刼經過他寨所屬之路必須先往說明准行則行不准行只須橫一木於途即不敢行也現在張協

戎天明辦理甚爲得法此時雖潵走石梯中路其上
丁二路之野匪隨時賞與銀錢煙酒吃米等物責令
防護他路野夷勿使來此路搶刼如有不遵不惟剿
洗該匪之寨即所經過之寨亦皆剿洗野夷見此聲
威俱莫敢違令惟是所得賞資決不能似舊日搶刼
之多今未得賞資者多已覓食他山或逃到新街以
砍柴爲業據野夷與人談論華英用兵之法殊覺㒸
蕘可聽彼言同洋人交戰不足畏畏其有恆心去而
復來也同漢兵交戰眞正可畏然有始無終究亦不

足畏也據此恐野夷不免有伺我疏虞糾衆伏截之舉不可不防且英人常欲乘隙進山當二月間幫駝被困時曾有信與騰越廳鎭言我二國乃和好之國如貴鎭廳兵力衰微不能解此重圍願統英兵進山代爲剿除等語此誠欺人至極也然英人之覗我中國可欺則欺不可欺則已正宜乘此野夷畏威之際鼓勵張協戎天明委以獨辦之權得以便宜行事不至有掣肘之難俟至八九月間將練軍招足五百名之數扼要添築營壘於紅蚌河外添築一二營打里

壩添築一二營庶免打里壩一帶之搶刼也且令練軍在山者輪流開種山場在打里壩者輪流開墾屯田以資兵食示以久遠之計其野夷之素不安分者勒令遷徙二三百里外膏腴之地西北有一地名大地方週圍百餘里與列繆相接無人煙可勒令野夷遷居其地給與耕牛穀種導令為農使彼衣食足則自無盜心也按每年街騰出入花貨約三萬餘駝可抽保路貲銀四萬兩之譜除開官俸練餉及野夷崗銀等費外尚有贏餘銀萬餘兩當日開辦此路議以贏餘分作四股鎮廳兩署藉作利藪即將此贏餘銀以作買耕牛穀

種給野匪歸農之費及練軍開墾屯田山場之需則綽綽有餘裕矣惟紮營於紅蚌河打哩壩等處或慮英人過問致生釁端竊料必不敢也縱彼過問只須嚴整軍威言本邦八募猛硔等司尙屬我中國之地我中國猶未追問今我中國紮營在此非有他意不過保護商道而已以此責之英人必不敢再問也若能如此籌辦則不惟野夷不敢輕視卽英人亦不敢挾詐進山誠邊圉之福也

光緒拾五年三月間有一管修鐵路之英官由下緬

一帶游閱至新街會同耶穌教長施提鳳者此人漢文漢語皆通逢我漢人輒問由允帽至盞達由盞達至蠻允由蠻允至新街之程途以及山勢平險高低情形有人問彼查此何爲彼言要修鐵路耳已由印度邊界及直耿動工矣此二路皆於猛碤會合又由猛碤修至允帽由允帽修出盞達由盞達出河邊路修至新街由新街修至阿瓦特爲商人之便等語又有人告以盞達乃中華司地何得越境且有夷山之阻必不易修彼言自有法耳彼又言嘗聞華人論夷山之事動

之不盡撫之不安此誠迂濶之論也竊慮英人非好
爲大言者有是言必有是事安得不防之於未然哉
竊觀今日之時勢誠有如憲臺所云重於海而忽於
邊然海事近而爲害淺邊事遠而爲害深亦誠如憲
臺之論宜乘此未然之際於沿邊野山扼要築營就
近擇地開屯以保護商道爲名謹嚴門戶彼縱有奸
謀何由而入且可爲進戰退守之基也
英人自去歲以來曾派二三大員各帶兵役六七十
名僱華人騾馬百餘頭隨帶糧餉筆碼等物分頭查

勘我邊地一帶野山多是人所未到之處所到之處繪畫地圖尋訪路徑凡出我內地之路更爲留心所過野寨皆以好言撫慰并施煙酒銀錢野夷無不歡喜彼苟無鯨吞蠶食之志又安肯勞心勞力無端費此十數萬之資乎況今駐街英官屢欲藉故同我內地官員交通書信蓋亦欲售奸謀也大抵英人舉動有求於我則以和好爲名無求於我則藐視妄爲且英人謀奪人國凡稍有藉口即大逞奸謀曾聞吞緬之先在總理衙門聲稱緬王暴虐不堪爲君願代彼

別立賢君以蘇民困不意將緬王擒獲之後竟霸其地爲已有而慘虐緬民及我華商之處更甚於緬王百倍我中國藉此名正言順聲罪致討縱不能將全緬要回亦可令彼將本邦八暮猛磺三司等舊地歸還英人不懷德而畏威若能先振軍威彼必俯首而聽從伊犁之前事可以爲証如謂和約可恃彼必不負約則緬甸亦與立約和好卒不可恃當路巨公不當以之爲鑒乎　晚生一介庸愚納識遵

王之義昨值星軺臨莅未獲躬親教益抱恨良深然

見公一二舉作誠有維持大局之心且不分畛域尤令人倍加欽佩不揣孤陋冒陳芻見倘蒙督欽憲會同奏請施行則不惟滇邊之幸即天下亦幸甚也

偵探記

江詒孫題

叙

予在太西既定查看滇邊緬界之議尚未奉檄開用度政府先已派員前行分為兩路一路查看大金沙江上游一路查看潞江下游以東至九龍江皆滇之邊界也予因電屬滇省所派駐緬坐探之張舉人成濂遴選曉事者尾隨英人察其所為以收知彼知己之效維時張君之弟成瑜及其族人德馨願任是役充作馱夫前往英人信之不疑遂得悉知其底蘊每日以緬文記所行事及所經歷之地因同行者多通

華文故出以愼密[illegible]歸然後譯出脊成行記一卷

詳畧互有不同要其不辭險艱則一也成瑜歸已病

譯甫竟卽亡尤可悲也已上海姚文棟

偵探記卷之上

密察英人窺探大金沙江上游一帶邊地情形 騰越附生張德馨

英人於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辰刻由新街起行乘小火輪船沿江而上是日未刻至江邊一緬寨名曰清蒲約有人煙十餘戶是晚卽於此寨外停帆而宿盤坐四日 查英員四名

其一名曰厄了徒年約三十餘歲身中材面白有鬚性情剛烈略通漢言漢字昔時曾署猛拱溫道之文

職今則奉委閱邊加爲阿也伴之職總理行程一盤大事帶領黑面小兵七十餘名爲護衛內有兵頭二名爲管領僱就我中國昔日大理騰越作逆逃生現住葫蘆王地界之回人騾馬九十匹（查此回人實有騾馬一百二十匹許英人只用九十匹）隨從馬夫三十名鍋頭二名每牲口一匹按月給洋銀四十員馬夫別無工資限五個月爲期倘只用三四個月亦照五個月工資開發不能少給分毫先於冬月初四日由新街人馬空閒取山路而進限五日期內至清蒲聽候應用另僱有木果船

四支朗船四支亦已由新街載運一切糧餉在彼待
命多日矣
自十一月初八日在清藩盤坐至十二日其三英員
乘小火輪船而至就此同住
其一名曰好不得年約四十歲身中材面白有鬚體
態厚實性情平和能言夷人之語現受阿瓦温道之
職今亦奉委閱邊除圖書外帶有小徒一人乃黑面
一流亦能畫年約二十餘歲從者二十餘人
其一名曰不來特年約二十八九歲身上材高大面

白有鬚情性勇敢文兼武職亦奉委閱邊測量道里盤查一切人煙戶口村寨稍暇採尋奇花異草從者四五人

其一姓名未考乃接替猛碤舊阿也伴之新阿也伴也

十一月十三日限天明起行水陸並進英員好不得同猛碤新阿也伴帶兵二十餘名依水道而行沿江繪畫地形兼督催糧草英員厄了徒同英員不來特以及好不得之小徒從山路而進亦繪畫山水形勢

不來特天天後行逐處測量詳記道里人煙戶口村寨厄了徒前行開路查當時此項牲口不過駝運糧食二十餘囊其被蓋行李不多每馱略重十四五觔是日午刻即止宿於郊原經過緬寨三四處查每寨約有人煙十餘戶

十四日仍以天明爲起行之規以後逐日如此經過三四緬寨是日未初即止宿於小江邊

十五日起行至猛碟江邊用小船渡過即宿於江之彼岸

十六日起行過一小河午刻卽止宿於緬寨名曰戶幹現有洋兵五六十名（乃黑面人也）在此寨之後駐防寨前有江一灣瞥見江之中流來數船將欲到岸覩之乃卽英員好不得與孟碤新阿也伴督帶糧草遵約來相聚會也

十七日停驂孟碤新阿也伴告別由猛碤江而去

十八日厄了徒令緬船先將糧餉行李渡江越過彼岸卽宿

十九日仍水陸並進經過緬寨三四處（每村約十餘戶）內有

野人一二戶同處
二十日起行過一大河後穿長林至一地名曰三鴉磺有緬人十餘戶野人一二戶間有華商住彼辦樹乳者再行一里之遙有一寨名曰窑己那有緬人二十餘戶內設頭目一名亦有辦樹乳之華商寨前有一大江水勢頗深對岸有一緬寨漢夷人同處約有十多戶對岸之上流約相隔二十里許有一緬夷寨名曰蠻南有緬夷人約共二十餘戶其中野人一二戶對岸之下流約相隔二十餘里許有一緬寨名曰

允冒亦緬夷人住寨約有二十餘戶亦有辦樹乳之華商寓其間由允冒再下約相隔八九里有寨名曰戛鳩由戛鳩再下約二里許有寨名曰打落查以上四寨皆順江邊而立由此數寨後越山而至漢土司地不過三日之遙也

二十一日停驂盤坐

二十二日停驂盤坐英員等三人預爲選僱緬人中熟悉野夷言語者四五人以爲領路每人按月給勞資洋銀三十員

二十三日水陸並進如前所行之程盡屬荒郊溪深人馬幾陷所經之寨已無緬人蹤跡考之乃緬之邊限也是晚宿於郊中

二十四日宿於大江邊緬人呼其地曰米廰是晚水道官兵糧食未至

二十五日停驂候之至巳刻有水道兵丁皇然來告曰此江下流亂石叢褋江面露水皮阻塞船隻不能逆上更加水勢緊急拖拉數次皆壞絕徒勞甚矣于是三英員商議因不來特帶有巨繩領強壯兵丁二

十名折回相助督令壯丁竭力拖船上行及船到米聰視之已多半傷損糧食染水漬者亦不少矣余觀此江之上約半里許乃是兩叉江其江有兩條而歸爲一者也查左邊一江由華界騰越之明光練來源右邊一江由夷地坎底來源叉口以上右露水面船亦無能再上英員議以爲船既斷不可行只當別圖良策一員曰此舉必遊至坎底方可相度機宜照此看來非駝運二個月之糧餉不可擬設新章以牲口六十匹運糧每匹駝糧三囊每囊約二十斤以三十

匹運行李等物每匹駝行李等三捆每捆亦約重二十觔聞腳人等怨聲咨嗟大衆告辭不願前行英員厄了徒不允腳人暗地嘖嘖雖隱有憤恨之心然亦無奈何

二十七日英人强逼駝運而行中途聞腳夫怨言仍然罵不絕口查英人所帶之糧其數不少是日早晨先命兵丁將下剩三個月之糧餉等裝入船內命兵丁二十名同船夫解運順流仍回密已那地方草創一行糧臺小心守護留待二個月後再來搬運

二十八日起行陟彼高山恍若在雲霧之間未刻郎止宿於野人家

二十九日登山越嶺所行之道眞鳥道也倘人身長四尺即當鞠躬而行又况兩旁籐刺交加所謂碍帽籐盤屈拘衣樹攖拏正合此詩之言也如此進行三日端然不異俱宿於野人家且經過大河二道兩岸亦無人煙船隻對岸水勢甚大策馬而渡所運之糧食行李等被水淹其大半染水潰者十之三四兵丁馬夫皆掠衣卸甲相牽而過越三日

十二月初二日行至一野人寨山高懸絕四面險崖間有出乳之樹數柯見刀所砍之痕從根至枝尖刀口所嗝不過一寸許是晚卽宿此寨至夜間忽覺牲口有驚懼之狀

初三日天未大明脚人來告英人曰昨夜牲口失卻二頭英人並不許脚人找尋卽催趕前行脚人恨之切齒口出怨言如前無奈强勉忍之而已是日午後宿於而排下山野人寨之次

初四日停驂脚人折回尋獲牲口一匹其一匹被虎

食去

初五六七日挨寨僱野人領送先步一山其山高險無路英人命野人尋鳥而往所上之坡不啻雲梯所下之坡不啻井底霧鎖深林天日莫覩一連三日皆是如此

初八日行至一野人寨名曰而排蚌籠撵約有野人三十餘戸是日卽於寨內宿

初九日停驂至晚有本寨頭目來對英員言曰我自立此山以來漢緬兵丁未曾到此爲何爾洋人哭如

其來也倘要越過此地必須先給洋銀二千員鴉片煙四五百觔始肯容情不然則萬難相容英人當即給洋銀一百員鴉片煙一二觔收受者一人其他衆人不肯受即言倘若不給所需之數縱爾英人等過去我必先往前途邀衆阻攔領路人聞之急告英人是晚此寨野人不知如何號令轉瞬間見野人四路蜂擁而來各持軍器略計其數二三百餘人是夜聞有刀木之音英人大驚卧不安枕務令兵丁人人持械通宵防備

初十日天明尚欲前往命領路人探查回報前邊道路盡被樹木攔阻不能再行此外亦無可行之路英人聞知卽刻傳令折回原路別尋他道而行剛出此寨後二三里野人鎗炮並發響聲震地英人只管催行不理官及小兵人人喪胆各各驚心無不色變矣只得照舊路折回越四日

十三日起行鄉人又告英人言昨夜牲口又失卻一頭竟無蹤跡英人亦不許找尋後亦不知下落是日遊一橫山斜嶺下至一地名曰抱空渡涿間有華人

辦樹乳者寨內僅有野人三戶是晚即宿於此寨之外江邊

十四五日停驂尋船渡江不可得

十六日上山起行遶出江邊尋渡亦不可得

十七日沿江而下再尋渡亦不可得英人命兵丁伐木爲筏

十八日命兵丁乘筏至下流尋渡約行四五十里許始有渡口又因水勢洶湧江口寬濶非用繩索拉扯不能渡過彼岸奈無慣渡水手亦無繩索此時誠束

手無策矣再四尋思惟江中有一大石
十九日天初明卽取脚人所用皮繩將大筏拴妥好不得帶有樹乳造成之小船一支可容二人先用此小船渡數人並繩至大石上竭力拉扯方將大筏上所載官兵軍裝糧餉等渡到大石復又用小船渡一人攜繩往彼岸用力拉扯大筏如前意欲數十人過得去無如渡至江中人船順水而下仍行折回一連數次不能渡過衆皆盤坐於大石上納悶午後突然有野人八名忽至江邊英人命領路人喚之許與多

金命其來渡野人即尋獲小筏來至石上將糧食軍器載之而行野人八名同厄了徒及不來特二人親身並領路人三四名共十四人竭力攀渡十四人不容稍閒連渡數次至戌刻尚未告盡是夜洋兵腳人宿於江中大石上者大半

二十日天明厄了徒及不來特同領路人野人十四人竭力如昨接渡至午刻方盡此一舉足見英人之不畏難而苟安也

二十一日穿越橫山而行至未刻又至江此處已有

渡船是晚宿於彼岸

二十二日起行順江而折是晚宿於荒郊壩

二十三日起行順江直向大壩而折已刻見壩中一漢夷人寨約有人煙四五十戶是晚宿於郊原

二十四日由壩尾起至一壩有漢夷人三十餘戶耕田而食是午折至蠻南宿於寨之前江邊

二十五六日停驂

二十七日停驂重運糧食另選領路人四名從蠻南之後東南方再遊是日宿於小溝邊

二十八日起行宿於漢夷人寨名曰龜圖有人煙三十餘戶此地屬野人管也

二十九日遊一高山宿於高山野人寨之側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行下山至一壩約隔寨七八里之遙耳聞有鎗炮之聲英人大恐有欲折回之意卽時停驂道左英人命領路人往彼寨查問當時見漢夷人數名來告無事請勿多疑英人再四詳詢知其心誠遂壯胆前進是晚宿於田壩查田壩一里外有寨名曰大地方有漢夷人三十餘戶內有中國鹽

西土目孟正太之弟在斯同住其地亦屬野人所管
初二日停驂英人遣調野人頭目而頭目不會再調
夷人至問曰此去有古永一地從何路而去弓在側
聞之甚爲詫異婉轉進辭曰古永乃我中國騰越廳
所屬十八練中之一練也爾英人縱然遊歷不宜妄
越內地邊界英人曰聞此邊有一路可通古永不過
三五日之程余又將古永人民剛强說之英人又喚
該地人問之該地人告曰此去古永道路崎嶇人馬
難行英人方罷前進之念英人又曰此寨之後有一

路至昔董直達蓋西余曰昔董乃中國地界也况言蓋西乎勿行爲妙蓋昔董有中國土司孟正太鎮守有夷兵數千蓋西有中國汎官把守統領雄兵數百僥勇非常一可當英之十英人聞之未敢决進余又私告腳人曰英人如此胡行不知利害妄信緬鄉導之言倘有逆難不得不先作計較防其未然我等皆中朝赤子當盡忠心設有遇內地守邊將兵我等當乘機夾攻此英人藉表隱忠或者可轉邀一線之榮腳人皆喜曰翁之意深爲合眾人意竊我眾馬夫自

從同英人遊歷以來朝夕被他言語相傷不時呼衆曰犬也鳥獸也猪也非人也受此折辱恨之切齒但敢怒而不敢言只因得他小利受彼無邊辱罵非一二日也情願盟誓同翁行事余再命脚人以利害先爲阻之脚人往諫反被英人羞辱而退余又思英人若如此胡行恐有不便於戍初往告孟正太之弟曰爾兄弟世食漢祿今日爾何將英人迎入境界孟正太之弟曰小弟不知其情彼係誤爲該地鄉導引進萬望包涵余曰爾雖遷居異地宜思盡忠於中國今

英人欲適晋蕫君以利害阻之假威勢驁之則爾大有幸也不然漢員知覺恐爾兄弟難保性命孟正太之弟言也曾有意欲往阻之奈言語不通若得老翁從旁相助方妙於是余亦同往孟正太之弟告英人曰昔董前次漢員帶領精兵數百曾言英人越界則必迎敵切不可輕進英人迭次見阻者殷勤始罷前行之念

初三日由大地方起行上山越橫山斜下再遊他山至一野人寨宿

初四日宿於山崗

初五日宿於野人壩

初六日下山宿於平荒壩有漢夷人寨名曰蠻線約有人煙十餘戶（此乃由蓋西蓋達遷來之夷人耕田而食者也）越下壩尾亦有漢夷人五六寨

初七日停驂

初八日由山路再往他山而至一野人寨卽宿

初九日起行至山嶺有野人寨曰朗速兵丁人馬先已過去好不得在後畫圖從覓者兵丁二十人畫圖畢

即乘馬遁行至北寨外忽然有野匪二人見其身旁一無兵丁二無軍器僅一人一馬當下將好不得拉扯下馬口出大言此時勢孤豈不得難有先行之兵一名遙見即奔告前途英兵折回救援野人見其勢大而遠去矣

初十日宿於山凹

十一日宿於山凹

十二日宿於野人寨之外

十三日宿於山嶺之間

十四日登峯遊一橫山宿於野寨名曰跑奪有野人二十多戶通漢語者多由此去昔點只一日之程昔點乃中國地界聞得如此是日卽宿於寨外二十里閒坡中至晚有一野人姓李名老四來告余曰我雖野人原籍漢家故姓李也又云我乃密奉漢員之委來此以探英人虛實動靜爾等漢人切不可同他英人前往否則有害也次日該寨野人頭目亦來力阻英人當初必欲往昔點一遊此時方省悟脚人亦同余往阻之英人乃不敢前進

十五日英員三人帶小兵二十七名出跑奪山後遊河即返

十六日照原路折回宿於壩遇大雨

十七日陟一山又遇大雨即宿於樹林

十八日由樹林起行至山下壩中即宿

十九日又遊山嶺宿於野人寨外

二十日折回下山至壩邊漢夷人寨下厄了徒接展緬人跑呈之信開視後頓然淚如雨下口不能言余旁問之乃伊母親亡故之音即日起程午後至允冒

卽宿

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停驂重運糧草至允冒

二十六日由允冒重運糧草順壩而下卽宿郊中

二十七日起行至於荒壩水不及供督令分食斷不能多卽宿於此

二十八日再行連過二溪是日午後至打落卽宿人煙二十餘戸亦有漢商作賈者一二人

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一日盤坐

初二日重運糧草再遊山是日未刻宿於打落後山

之坡下

初三日遊一大山過一河卽宿於山凹

初四日越山而行復順山而下至一壩漢夷人約十餘戶

初五日越對壩山尾直上一山有領路之野人獲鹿一支獻上午刻宿於半山嶺忽遇大雨（由此去昔馬只一百一二十里）

初六日因雨盤坐不行英人曰此去定錐昔馬霸一遊余問之不安哭然有野人二名（乃由昔馬來原籍漢人久而變爲野）

入也余卽用善言命二野人以利害阻英人野人欣然往告曰前數日漢聞英兵犯界已發來昔馬壩漢兵六七百名往往必起釁切不可往非敢妄言如不信請往試之是夜遙遙共聞有鎗炮之聲各山響應英人皆驚恐

初七日早英人皇然催促起行迅速折回隨下山仍宿原宿之地

初八日別遊一山至一田壩有漢夷人二十多戶卽宿

初九日直上一尖山遇有野人寨約十八九戶越十里許又至一寨約有野人三十餘戶是午轉下山宿於坡腳

初十日出壩至壩外觀之亦寬大卽有緬夷寨名曰蠻妹有人煙十五六戶前面有河一道過後宿於河邊至此有腳人一名因三日前沾有瘧疾英醫不能調治病已垂危命該寨頭目照料三日卽亡也是午卽宿

十一日起行由壩頭上山卽宿於野人寨之五里外

偶見脚人告英人曰此半山之間一無草二無水牲口無食何以能行必下坡放馬方可兼可駝運草料告畢脚人牲口一並下坡此坡與宿地相隔不過二十餘里途中有野匪三四人截搶去牲口三匹脚人手無軍器何以爲情有一年幼者大胆空手禦之被野匪舉刀砍傷約去肩皮二三分不甚重彼即上山奔告英人英人郎差該寨野官究治已無踪迹

十二日照原路折回宿於河外緬寨約有人煙十多戶

十三日停驂候之又喚野官追究搶案至晚來告云人雖查出是否亦未可知至晚英人卽又差寨外編人往告野夷頭目若還可隨後速爲送交不還姑聽之可也

十四日折回原路一直下壩返至打落地方是日午刻宿於小溝邊至酉刻有野人二名送牲口二頭來還下餘一匹詐言失落不知去向

十五日起行皆遊荒郊草旺丈餘由此山至山脚約二百餘里中有大江順流長約七八百里乃一帶硐

繆之大壩也樹木森森惜無耕種
十六日宿於荒郊
十七日宿於河邊
十八日宿於樹林中
十九日折至打落再停驂三日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停驂
二十三日由打落直順江壩而下宿於河之對灘是
日好不得因足染小恙已於打落乘舟從小道折回
新街矣

二十四日起行上一山復遊一山宿於小溝之左

二十五日起行午刻即止宿於小溝之左查此小溝之水深不過四五寸寬不過五尺溝之下有一積水池約深一丈寬七八尺因水下流久之而積爲池塘脚人到此求魚爲食入水取之因知水性往來不懼有一脚人乃夷地之野人久與漢同彼不知水性妄入其間落水而亡

二十六日直往壩外而遊過小河即宿於緬寨

二十七日宿於郊中

二十八日宿於打哩壩
二十九日由打哩壩起越過中下二路坡腳後順河
而下宿於姐閣
三十日至三月初二日由姐閣下蠻弄量道里是日
不來特由此起身下街矣
三月初三日移糧過江卽宿
初四日宿於老蠻弄
初五日官兵人馬折至新街查此腳人隨同遊歷之
期實只有四個月而仍得五個月之工資共計洋銀

壹萬捌千員以上皆余所身親閱歷者也

偵探記卷之下

密察英人窺探潞江下游以東至九龍江一帶邊地情形 騰越張成瑜

光緒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英人由瓦城內直出東門一帶逐日所經地方寨名開列於左

十六日起 颯也奔硔 傲奔利 未洞 統波至此六十里止宿有黑八兵五十名將一員

十七日是日進山翁覺 烏籔 邊咱至此七十里止宿有緬兵五十名官一員

十八日千已硔 更咱于蛙 松洞 青硔此地有緬兵三十名官一員漢呼象孔乃一百五十年前傳經畧征緬時屯兵之處多崑 邊伍至此八十五里止四宿此地有兵二百餘名黑白人各半大將一員

二十二日又起 打伍 越講偶 越厄 密艾巳 外温至此七十里止宿有黑人兵一百名將一員

二十三日板不委至此八十里止宿爲緬與松澤錫簿三處交界有緬兵三十名官一員

二十四日則詰于蛙 多宜于蛙 豚翁于蛙 盆俄于蛙 戛簇 南暮繆至此八十里止宿有黑人兵五十名將一員錫簿土

司來迎

二十五日越嶺　戞倒　苟堤　奔籛　磧堤至此八十里止宿有黑人兵三十名官一員

二十六日腦奔　奔代　標磧　阿猛　拙磧至此八十五里止宿有黑人兵五十名將官三員

二十七日强巧　農按　金細至此八十里止宿無兵丁

二十八日南亥　波鳩姐　納利　諸欧　繆息

繆宏郎錫簿新舊居也至此八十里止二宿但有兵房無兵丁把守

二十九日去會土司問土司一百五十年前漢將征緬時曾經錫簿過江造竹橋於何處又於何處

屯兵土司云此事父在時亦常談過當時用竹造橋隨後就毁故不能記其所在至屯大營處卽現在我居之處也因命其指視土司就指其處果然有漢家屯營遺址又問此去東方一帶有漢人兵否答云不有問訖畢卽回路次告其屬云到處須如此問明方可定行止

三十日又起 姑寡 揣老 硔咱 至此八十里止宿有黑兵五十名白官一員

十一月初一日息恩 止宿過錫簿江江邊止至此錫簿與木邦交界但有兵房無兵

初二日農壞 閙暮 至此八十里止宿有兵五十名將一員

初三日丁納外 宜厄漢 邦海 納蓄 至此八十九里止七夜此地設有阿也拜又有黑白兵千餘人將官全離木邦二日程

初十日又起　臘休街　南跑　至此七十里止宿有黑入兵一百名將一員自此以往並無兵丁矣盡是未曾投過的地方也

十一日蠻猖　罕達街　蠻邊　至此八十里止宿

十二日大耀　崩龍　們養　阿丙　農木穩　稿農們　門灼街　至此八十里止三宿

十五日又起　抐宜外　南巴　有漢人四寨　板俄利　立外恩　宜額恩　至此八十里止宿

十六日邦婁　蠻傌　至此八十里止四宿爲木邦與管幹交界之處又曰瓜農門地方

二十日又起 毋馬 丁坎 同上異地同名下仿此 茶山砦有漢 猛戞 蠻宜岡 温岡 南嶺至此一百里止宿據夷呼水曰南藍色曰竄漢人謂之黑水渠至六七月本土人亦不敢飲此水觀水有數檬顏色且聞瘴氣晝夜不息倘有人悞飲此水者不死即病此水之毒甚可畏也

二十一日戞猛 硔㕧 農連街至此八十五里止三宿漢人砦因聞前面有兵相阻故留此以探確否

農連街漢夷雜處係管幹地方召農門土司所管也特遣阿麻已來迎并帶有禮物道地方安靖又云去年戶款六千銀曾收着否英官云已收矣阿麻已稱地方苦楚請減千數不允但云我去遊地方待汝爲鄉導阿麻已一直同去直到臈休方回

二十四日又起　南梭　由心　兒外奇柱　南木穩　南没宜惑　蠻青至此七十里止宿南去數里有買針城土司駐札到此土司父子來迎

二十五日邦門　開帕至此八十里止三宿至此管幹地方完又東便是那老地方北去是暮海地方

二十八日又起　蠻丁　外鬼　南泥至此三十里止宿直去北方過三而外江路甚艱難因至暮海地界即咭喇國也

是日臨行有那老地方土司來會官謂此來肯投否答若未海肯投我當效之不然亦不敢從也問何故云恐被鄰境辱笑非有故也亦恐有干戈那時難以自保問地方間近太平否云無事問米食

多寡云不多亦不少問由此去汝處有好多路云
五六天可達問境內所務云種田烟豆在隨人心
數語便行帶來人
五六百器械俱全

二十九日邦海　蠻南泥有上下二砦　南祜　磧卡有二砦

蠻盆又名暮海至此八十里止三宿

蠻盆即暮海土司住居之處也按暮海地方雖是巴夷做土司其實葫蘆王之境界不服漢夷管論其地方不讓九龍江之潤到時土司并不來會亦不送禮只是催促起程不許久留無奈只得折回依然來至管幹界內之關帕改向東方去

此番到暮海大失局面洋人怏怏不樂

十二月初二日由暮海折回舊路仍至管幹界內之關帕緣暮海土司不來相投又不許過彼之地方游覽云若眞正定要過去我必調兵與汝洋人共

決勝負如欲不生禍患快快回去免致動手兩家失
了和好阿也拜曲意婉求而暮海土司勢必不可以
故不得
已折回
初四日自閘悄起程向東方去　南卡　邦牙　麻
戞嶺　蠻當　板種　農散　蠻董宏至此八十里止二宿
初六日農榛　那老至此九十里止五宿一路盡是柑子樹林滿樹通紅
那老土司來會洋官送去洋槍洋鼉之類土司亦
有還禮係食米草料等物洋官教寫信去叫滿冷
土司土司云彼又是一个地方豈我所能喚
得來也洋官只是問前路難易兼要引路人耳
十一日又起是日過大小　南吾　南余　蠻炭
河十七股
乃猷　湖決至此八十里止宿是日過
三而外江去是滿冷地方

十二日是日過大小河三十五條　蠻孟　蠻農　南金至此五十里止宿

十三日蘇腊　侯崩　蠻戞　那怪至此七十里止宿此地爲那老與滿洲交界之處

十四日蠻而外　硔纔至此五十里止宿

十五日南不物至此五十里止宿

十六日蠻稿　南龍　南麻龍至此五十里止宿

十七日芬邦養至此八十里止六宿有頭目來會

二十日滿洲土司來會洋官送去洋槍洋氊各物

禮甚豐土司喜甚求洋人邦與孟連講和許之到

時彼正與孟連鬪洋人寫書與孟連致他來投又
致收兵不可與滿冷鬪若不聽我當助之孟連得
此書甚怕不得已
而從之兩家遂好
二十三日接孟連土司書札大約說既蒙好意幫
我們勸和不敢違傲是日又有由孟連探事回報
的人云孟連土司於十九日命快腳去報鎮邊廳
文武言洋人將到司孟連的事計今已抵邦養不過
三數日之懸隔如何裁處請早定計又云我孟連
不敢與之作對倘彼到來只得納降如不准我降
請即發兵前來救援等語洋官聞之連命數人去
探虛實故紮住邦養不動及後聞得實信並無救
兵之說放心前進至廿四日方起程途次又聞孟
連已得鎮邊文武書札云只觀他到時兵之多少
當迅速
報來
二十四日又起　板送　南麻立　邦麻菊　南護

戛莫至此五十里止二宿叭是鎌場有頭目駐紮

滿令土司住處滿令自來不服漢夷所管至洋人視至不得已而投非本心也是日途次謠傳近日孟連界首有漢兵數百抵住聲言奉命特來要擒洋人等語因此人人懼怕多欲辭歸內有數人夜逃洋官亦信之遂連夜去底革土司處教親信人前去再探探是否是夜有人來軍中報云孟連土司早已去報內地矣此去必有不美事也至是官亦疑惑不定次日回報云並無此事請只管前去我滿家力保勿慮也問明白

又敢前去沿路致人打探

二十六日南木不穩有上下二寨南泥物至此六十里止宿此是掏金河有金鏮浮於水上

是晚至南泥物河邊有頭目帶領兵丁數名俱是剛喇直入阿也拜所居帳內插花帶㭗手持戈矛

每人腰携一囊內裝人頭六個云是廿三日與孟連打仗戰敗孟連得此數人之頭因聞尊官等在此特來求賞又云孟連之兵已盡退去界內我衆亦同時撤矣

二十八日那木婉　蠻宏　南邦 至此五十里止二宿

有滿冷土司的將官來會問近日軍務如何云昨日已退完矣但各守疆界耳又問孟連之兵現在何處紮住云在隔江們阿寨屯扎此去不遠也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楚猛 至此五十里止宿過江

初二日碁卡　育海 有上下二砦　蠻賣　那而外 至此六十里止宿

初三日哈代　八三　邦產　們阿 至此六十里止三宿

到此恰過江滿爷地界完已是孟連地方即孟連與滿爷打仗之處初四日阿也拜與兩家講和亦各遣命收兵而兩家各遣使通好但滿爷意甚不然因怕阿也拜之力不得已而從之孟連則甚是感戴按孟連現係順甯府所屬相離六日程

初六日又起 麻得牙 南卡 蠻助 猛烏至此九十里止宿

是日官民遮道而[illegible]羊作禮笑容來投彼處百姓云土司散督又甚弱會時方知其言之不謬也

初七日蠻簇 蠻連 南丁 東南河改至此八十里止宿是夕下雨山岐高步艱甚苦

初八日衷貫　孟連城至此九十里止四宿

初土司悶洋八至夏欲逃竄因屬官力諫故不逃遂於十里外躬迎夏許受約束此處離順甯府十日離鎮邊廳五日鎮邊武官姓遲名東曉又姓余文官姓李因猓黑人常反故立城以爲久遠之計按鎮邊廳地名圈洛乃即猓黑住處亦即孟連之屬地遲大人於猓黑广奪回城係在四年內所造也有人言孟連自來[illegible]地所屬凡有大小事均要去內地稟明近因猓[illegible]反內地委遲大人來征勸猓黑以安孟連若不有進大人來孟連受滿冷與猓黑二家之爽攻豈能衛立哉現在遲大人均已半平猓黑有數處未平小不能久持問及官聲無不須遲大人好施濟衆亠德洋人聞之甚是敬重又有其部下之親兵數夕在孟連閒遊問及遲大人近作何事云要來此虛與土司說話又問何日來云在此一二日內耳洋八聞遲大人要來又閒有重兵相隨遂不肯多留毋而他適又東和大合

二處有李劉二大人扎住云郎遲
大人的部下將官兵有千人把守
初十日洋官去會孟連土司請其印綬看後問接
此印時曾有詔否云詔之有無不知也又問猓黑
人曾打平否云猛卡一處至今尚不平土司又說
去年臘月間有豹大人去打耿馬地方兄弟之亂
耿馬之兄多厚賄賂請作幇手弟力不及遂被豹
大人擒而戮之地方人不服控諸上憲上憲知其
受賄故殺郎遣差擒回省去此在臘月廿八日事
也又云今替豹大人之任者郎遲大人是也現在
圈洛造鎮邊廳紮住洋人問此一帶有好多營砦
云南靴大橫山上攺心南扎東峦數處也看土司
之印文曰孟連宣撫土司一印外一行字曰乾隆一
千八百九十七年製造又一行字曰乾字四百二
十九號據洋人說與土司云華英二家現今兩相
結納我英人亦有在北京做官甚得　皇上之
龍若二家不睦何能
如此爾只管放心也

十二日又起 甲現有產銀處因土司不器二年前已被猓黑奪去矣云此場甚旺惜乎土司之太暗弱也 穩撒 景堪 沒龜至此八十里止宿

十三日湖決至此九十里止宿過一江有高山

十四日農邦至此八十里止宿壽是松坡削壁危巖虎狼之聲不絕於耳

十五日蠻戈至此五十里止宿有火燒砦本猓黑砦也因暹大人至付之丙丁以除巢窩也

十六日南木至此六十里止宿

十七日弄岡漢與猓黑雜處連騰現在孟連與九龍江交界之處景邁至此五十里止宿漢與夷人雜居此處有李千總用事離普洱府七日

按景邁即九龍江地界係思茅廳所屬滿山皆茶樹普洱府客商來辦茶售貨者連絡不絕是日有

李總爺的人來送米柴草料
總爺乃猓黑官非漢官也

十八日蠻勝　木本　蠻登　婉保猛滿城至此七十里止

二宿過南朗竹浮
橋即南朗河也

按此爲有土司之區乃郎十三板之內是日土司
來迎洋官問安靖否云數年不得太平現在猛者
與九龍江相爭正在逐日打仗問九龍江離此好
多路云十數日問何以相爭云猛者土司乃九龍
江宣慰王之臣因宣慰
虐民故猛者興兵也

十九日晚猛者與九龍江打仗但聞槍炮
之聲猶如炮竹少時猛者兵丁槍斃七名

二十日蠻扁　新火山漢人皆種烟爲業　帕靴至此七十里止宿有高山

二十一日蠻戈　蠻貴　蠻恩　兵奔　蠻海　蠻

貢蠻外　猛遮　至此八十里止　四宿城外歇

有土司駐紮到時命手下兵丁持軍器守門不許一人入城雖想買米菜亦不能彼民自貢與洋人亦并不許過日阿也拜命通事去探虛實守門的問何人由何而來欲去那里云特有命而來要去城內見土司官問何人之命云阿也拜其人拍掌大笑云汝以阿也拜為人我主官視以為山猴子不成說他狗又不像汝快快回去勿纏我倘我土司知覺恐汝等當不去通事不得已煩惱而回貢訴與阿也拜並不見怪少時土司出城來會兵丁數百相隨左右持槍的特把發牙主往目覩洋人其容可畏問此來何作阿也拜云欲與汝兩家講和待覩貴地景致土司云因宜慰歎我奈何汝來講和也且看汝遠客之面若宜慰認錯我當聽子子去矣勿留也遂起回城而去觀土司之容甚傲慢洋人言詞亦然年可二十一二歲亦是九龍江宜慰王屬下土司因兵強地濶不服宜慰管轄宜

慰怒而征之
然無如何也
二十五日又起　景針　至此五十里止宿漢夷雜處皆是種茶之區現在九龍江
宣慰土司與猛者打仗
之處也又即交界之處
是日洋官命管幹跟來的大臣一同去兩家紮營
處教手下衆焚燒營砦又教兩家兵丁務要即時
撤去不准暫留若執迷我必不容衆丁鬪命然
而解須刻各人裝束散歸洋官命人徧告以後切
不可如此須要和睦縱兩官不睦爾等百姓何苦
來尋煩惱以後各保性命爲重不可糊塗爲是
二十六日晨蒸　慢那　洨告　蠻戾　麻亨　猛
海　至此七十里止四宿有頭目處
宣慰王亦在此間因與猛者相持故出征至此相
會即日闔有內地委員恩茅來的洋官命我去會

以覲動靜兼帶有多少兵丁去數里公所中果有委員二一刀丕文一張文先丕文云思茅廳朱大人遣來的特與兩家講和張姓亦如此說但張由普洱府來的予至時問洋人此來何事莫非有取此地之意否予說雖不能知其意中之欲然觀此來之不憚煩不言可知也卽辭出丕文云我晚間欲至洋人處煩先生爲我道達至囑至囑予歸僞告巴云兵丁只有二十餘名目下兵雖少然鎮空渡口處紮下營三座俟委員調用巴問余可以信否予云觀此委員深有謀略當不謬也巴曰若如此不可渡鎮空渡口去只到九龍江可以回矣免生禍也

二十七日委員刀丕文來會洋官問所務云專一要與兩家勸和問來到此處多少路云五六日耳又問由那條路云由鎮空渡口而來過不着大牙口也委員云今聞大人等幫兩家業已講和深爲可賀予等亦可以東裝矣洋官云我等此來並非有公幹不過到明年兩國要作分界事是以先來

偏觀情形以備將來得以現成耳委員言我此來特奉上憲之命講和若那家不從申文去報內地請兵來征剿不意大人等均已講和實出望外而大人等此舉有功於我國不小也洋官問帶兵丁幾許云隨帶來幾個侍從耳本擬帶數百兵前來恐驚百姓反致不美故只帶數人俟有不遵王法之土司那時

容易剿除耳

是日阿也拜去會土司帶去禮物甚豐話間說要兩家和好不必爭鬭又云現在我帮爾等解和不過了傍人的事但爾夷人還有甚麽理要講只管方便不干我也我只是要爾等不准相鬭耳

是日洋官命予去會委員待探動靜坐間張委員云爾等大人此來莫非有取我九龍江之意否若論九龍江一帶乃是自古以來中華 皇上的俸祿如果有意但恐內地聞知守境者不能容也刀的云容與不容須在上處裁奪若論眞正不容又何能到此處但看一路並不有阻擋之人且洋

人來的事去年五六月間已知之矣並不聞甚介
傳下各處如果不能容早已作備何待今日也此
事我等不可糊塗各人管各
人事的事便了不煩深言也
九龍江有別名曰十二板那每板那大土司一其
手下頭目有小土司約有百餘或數十不等其最大
者即宣慰也西路板那之名曰猛者曰猛海曰猛
昏曰猛門曰大老曰猛龍東路板那之名曰猛罕
曰猛養曰針倒曰猛
臘曰猛朋曰猛臘
二十八日週有總管抹女一帶土司地方之阿也
拜直由仰光火車路到繳澤方登乾路由東南方
來鎮東一帶相遇於猛海城彼等帶來兵五十騎
馱百餘駝牛數十至途次牛不行遣去之不全路
我等向東去九龍江一帶
彼等向西北去們肯一帶
二月初一日又起　文達坎　蠻采　蠻亂帕溪

蠻見　蠻亂　蠻六　們送　蠻便　蒸阿　蠻邁

至此八十里止宿路甚艱

初二日正岱至此九十里止宿有頭目處

初三日蠻賣　蠻南　而外籠　蠻而爲　農果

蠻岡止三宿夷呼蒸哄漢曰九龍江又曰車里緬曰蒸永已現在宣慰王之城也

此處係思茅管相離二日云每年有委員來收倖祿銀四十五砒此年年之事也其地甚潤又出茶處普洱之茶盡由此處辦去非普洱府有茶樹可取也又有茶貢現在此出茶處名曰俄腊易武倚邦此三處盡皆出好茶之處與別不同至蒸哄夷地已極過江東岸去便是思茅是以至九龍江就折歸由野咧喇葫蘆王界內截出板弄景東麻離嶠芋自中猛又到孟連滿令過三而外密又轉出木

邦一帶直取阿瓦路徑記自十月十六日起至二月初三日方至九龍江

初六日由九龍江折回直至西北路 蠻農哄有上下二寨 蠻散箧 麻降賽 蠻彩 蠻別至此七十里止宿

初七日蠻達 底康 蠻璞雅木溫底至此八十五里止宿

初八日農鑒 蠻卡 八三 蠻后們至此八十五里止宿山最高危巖多險

初九日蠻棉 蠻養 蠻貢 蠻漫 蠻謀 蠻東 蠻懷艾 蠻燈 大厚冬 蠻漢 蠻抐 猛邦啟又名猛板箐至此八十五里止宿山最高

自二月初三日到九龍江城歇三夜至初六日由東而西直折回腊休路出猛海上手越出東隅野喇喇地方一帶山路初九日到猛邦敬又與前在猛海相遇之阿也拜會合一處歇并同路數日至十三日至猛馬蒸東地方十四日方纔分路彼向西南去們肯地方一帶折回彼紮之處抹女繆我等向西北角繞出蒸東地方之東隅又轉出西來到孟連界內猛馬歇二夜又到們阿來時歇處方纔向南而西又轉出北隅來野喇喇地方一帶內所經猓黑人尭人崩龍苗子撥弄數種人物之境其類不一

再抹女繆之阿也拜凡緬國所屬諸土司一共着彼管直到蒸東地方止我等之阿也拜因前來打洞拜山一帶之土司得克以故一升爲阿也拜得由松澤錫箔木邦直管到九龍江一帶南則以蒸東爲與抹女分界之區東則以九龍江爲止緬國所有土司只此兩個阿也拜所管耳

初十日蠻帕　猛板至此八十里止宿山高有酋長居住

十一日猛養　蠻大后　蠻蒸　打老至此九十里止二宿山高路艱有土司駐紮至此處恰過南麻朗河九龍江與蒸東地方交界之處也

十三日又起　蠻弄　蠻蒸法　蠻報　蠻各　蠻爹　丁卡　猛馬至此九十里止宿

有頭目來迎兼送柴米是夜大雨傾盆坐而待旦頭目到時洋官以善言撫慰一路如此甚得土司冰服譬如黑暗裏出來初見天日也

十四日蠻邊　南開　南余至此九十里止宿是夕大雨風雪露宿寨傍林間

十五日蠻似　岡耿　岡不穩至此七十里止宿午後途次遇大風雨直
到子時止山最高步履艱難
十六日邦老　們養有土司居此不來迎洋人途半去會蠻弄　養老
至此九十里止宿頭目來會送薪米
十七日麻稿罕　波庫　謀丁　南丁　南夢　南
麻　南戻過河獲那　猛而外　們宜外至此九十里止宿山高兼
乏飲水每甑水銀三錢夜宿林下聽退鳴獅吼之聲毛骨悚然

是日有由九龍江來的客云華國來的委員於初
七日過猛者城去因聞猛者又反特去解和洋官
問是否客云猛者土司於官等去後又復興兵矣
而委員亦無可如何也前假和者因怕土官之助

現在委員不有兵隨是
以土司放心與兵耳

十八日洞宜物　洞客 至此九十里止宿山水兼程路甚險有堯人塞

十九日腊浮 裸黑人寨 同上　蠻阿 此蒸東與孟連交界之處 蠻宜厄

猛馬 至此百里止宿山高依舊折到孟連界內

是夕有孟連土司之信內云特來請阿也拜再去彼處與裸黑人講和現在裸黑人又與兵來到蒸亨蒸馬二處棃住離城半日路程聲稱要來攻城勢甚悍猛危在旦夕又云現在圈洛不肯發兵還要主官相助方保得全不然我孟連難免無處也洋官回書云保無事也不復去

是日有裸黑人來帳中敘話問及起兵之故云此番起見因孟連已服洋人恐說出金馬鹿的故事耳問金馬鹿之事如何云由孟連去二天路有一條河兩邊是山山巔有一金馬鹿常遊息食飲於

河之左右出時滿山皆黃眞如月光也猓黑人因間孟連土司將要引洋人去取此馬鹿特預先來禁住山巔以觀是否耳非欲攻城也按金馬鹿之事係實事云在猓黑與野剛剌兩交界內常有人見之

二十一日又起　板弄　胡卡　蠻海　蠻渡　邦弄至此九十九里止二宿過南朗河又是孟連與滿冷交界之處現在滿冷與孟連在此處打仗禁營也

二十三日又起　蠻倉　同上此滿冷與諸萊交界之處又名喇喇地方

猛統靴寨是異種人物郎食人肉之野人也　芍邦　猛騍至此一百里止宿山高

二十四日用邦　幕海　雜鷲有左右三寨猓黑人而外鷲至此八十里止宿山高諸萊與們甕交界之地

二十五日而外鶯　靴攀腊至此八十里止宿山最高是山缺水絶飲

二十六日而外弄　而外蘭寨靴諾坎鳥至此九十里止宿山最高有土司駐紮不來會亦勿送禮

二十七日蠻每　蠻惠　南衛俟至此八十里止宿過河們蠻與們肯地方交界之處也

二十八日那盆至此八十里止二宿係們肯地界土司來會

三十日又起　蠻哄　蠻泥　蠻呵　邦呵　邦列

某脂至此八十里止宿山高自入們蠻地界以來連路有野剛喇寨便有人頭以木柱盛裝於內并由寨門外栽起或五十三十

不一若捉着外方人就殺之頭則祀神祈禱雨水身則搏之爲餚且其父母若過六十以上者遂做高臺負而登搖而下之待其死分隣戸而食之云因不忍棄父母於地下故食之以報天德

三月初一日蠻森　戞傾　同上　頂戞　阿八戻

南馬至此九十里止宿河邊們肯與硔總交界之處也

初二日阿八腊　邦及庸　同上　靴　同上　硔刮　同上至此七十里止宿山最高

初三日而外弄　靴卡古　蠻倉　南泥至此七十里止宿上下路有土司住紮硔總與猛角交界之處也

初四日蠻閙　和們　蠻會漢寨有土司之處越日親自來會兼有禮物

猛媽又名新地方至此八十里止三宿山
最高盡行山嶺倍覺苦楚是漢人寨

初七日又起　蠻農　蠻各　養級　養幇　蠻菊
至此七十里止宿山路小徑猛角
與葫蘆王啣喇地方交界之處也

初八日女卡　硔戞　農滿　板寬　們戲　至此一百里止

宿河邊路甚艱

板寬卽葫蘆王住居之城也路出城內是日衆到城外阿也拜當先方欲過去其大臣暫見呼衆鳴羅各持兵器一世而出便問甚種鬼怪抑前聞人言有洋人將到莫非汝等麼通事云便是因見阿也拜不下馬人大戟手大屬阿也拜不知其故馬上不以爲意而人臣命手下丁開槍那槍子山馬首而過急得阿也拜面如土色從人亦个个懼怕有知者敎阿也拜下馬方不施槍但內有數野喇

喇偏於人多處施矛弄刀指天畫地大笑大爲不
止頭刻有板弄的回匪跑到蹝求願以滿家全保
且云此由九龍江各處回來徧觀景致非有甚麼
心事保勿虞也回匪乃彼之百姓多方免求野壬
無奈只得忍怒而言曰若想過去我要汝的銀有
頭的一担如不允汝等便生翅亦不能飛而去也
我與汝併个汝亡我活阿也拜暫允之說到下馬
處送來也彼時大臣一呼手下人奔而去捉一小
狗擧死由城內掃地而出至大門以狗腹横掛於
門杜之上大臣又命攜葫蘆裝水來又一人奔去
取到大臣親自畫符念咒手提大砍刀咒畢敎阿
也拜先洗手隨從者都要洗洗訖命去狗方許過
去只敎快送銀來不可進試到河邊沙灘之上其
炎較尋常倍苦少時宮命送去銀六十元洋壇蓋
物各全并收之不有回答亦不來會只說敎早早
去不准留連是夜衆宿於沙場之上三更有老虎
來到牵阿也拜所最愛惜之馬而去衆莫知也四
更後有橐內人來告曰汝等快祭看各人馬牛一

夜聞虎在路傍狂吼狂叫必有失牛馬也爺驚看
有守馬的云我看的馬不見官命去尋及晨已甦
於寨外大路上吃大腿幾盡其本土夷人云此乃
賭咒心中有事神怒故遣虎吃頭人因其人命大
被馬當此厄也我處神最靈切不可犯犯之必充
虎腹無不效驗爾等戒之過彼處之山與此大不
同盡是六石或大洞大箐三月間亦有霜
露夜則寒日則炎其地又毒甚可畏哉
葫蘆王自來不服漢緬所管所有內地逃避兵難
的回犯盡歸於此寨名板弄有丁金猛鄒官長也
掌弄兵權現在兵二千餘橫行無忌常有去內地
復舊仇之意一心投洋以爲帮手若不早除必爲
內地之
患也
又葫蘆王地方比之九龍江地方各不相
下直至小江邊虎斑與麻籬墻交界之處
初九日那幹　南翁　帮冬　邦永至此七十里止宿山高過河

初十日乾壩子　庄弄漢人寨上寨　板弄　至此七十里止三宿回匪寨門戶數千兵二千餘郎丁金猛駐紮之處阿也拜到時因身病不能親自來會命頭人先到板寬接至寨又命頭人來送烏牛白羊爲投降之儀并寫文求阿也拜收錄彼回衆要帮彼等伸訴女王云受華人之大宛特請帮復此仇并云投降之事不可使葫蘆王得知

十三日又起　宮花　南巴敵漢二寨猛磺至此七十里止宿過河

十四日猛磺下　猛而恩漢二寨　們連　們板　虎班

南湖至此六十里止二宿在江邊漢夷同居葫蘆王與麻籬壩地方交界之處

按麻籬壩亦是一个土司因木邦土司與之交好洋人使之教來投遂得之兼之磺弄地方于市中

猛各處凡相連之土司盡被木邦土司說來投降
故洋人不費半分財力安享麻籠𡑞一帶地方此
皆木邦土司困桑董紅之力
實即困桑董紅萬死之罪也

十六日又起　邦海岱　邦海　多木穩　和倒至此

七十里
止宿

十七日牛平子漢寨　白沙水　麻籠𡑞又曰獨牛又曰

老街至此一百里止二宿此一帶盡是漢人有楊街
長漢官駐紮來送米柴草料是日途次大雨衣
務盡
透

十九日小新寨　羊角山盡是漢寨　蠻冬至此八十里止宿

二十日大雨至夕方止　猛果和　同上　獨家村果是獨家漢人種地

爲業湖南長沙縣人氏李挾象狗逃難至麻籬壩移居在此

羊頭山盡是漢寨

渠流壩寨立山巔並無水飲故名渠流彼寨中覓水如酒因汲處甚遠耳

店堂

黃薑

林渡口又曰碑弄渡口直出潞江之大江也名三而外密至此一百三十里止宿麻籬壩與碑弄交界之處也

二十一日南庄至此九十里止宿漢寨山最高有漢人李姓的當事來送雞

二十二日新寨　碑冬　猛傳至此八十里止宿山高

二十三日彩語苗子寨　猛毛　猛宅　們探至此九十里止宿

二十四日蠻南台　而外彼　猛抹至此一百餘里止宿有土司與頭目居住

二十五日南領過河弄而外　同上上下二寨碟界至此九十里止

宿山高路最艱

二十六日蠻苟　南自腊　碟哥　揣科至此七十里止宿上

下山路

二十七日決安　那其　蠻宜　木邦城至此一百二十里止

二宿山水路各半

有土司之區現在因桑董紅是也其走一百五十年前漢將傳經略征緬時由此木邦之路經過土司投降至今洋人得緬國之年土司曾法內地丁軍門前請兵救援丁軍門許之卻賜土司洋槍二百餘節土司欣喜而回至則洋人已到錫箔命錫箔致書於木邦教來快快矯降木邦閉循以俟救

援假語應承不料丁軍門之兵不至而教投之一信不絕土司意欲移所有百姓入內地奈衆心不一欲與洋人爭鬬又奈兵弱是時洋人之兵已抵木邦界上之息思寨一路結下若個洋人初至息恩聞謠傳漢兵已到木邦只候兵來打仗等語洋人懼使人探得實情並無其事始放心進兵直到木邦之納蓄歇數日始來圍城并責其不禮欲加罰焉不得已而投之非本心也斯時風傳洋人來兵二千到時只有黑人五百零惜乎丁大人之謀不果也豈非時失時乎此土司親口之語也因予土會時問及地方之事土司遂自說出此話後戒我但人面前勿言觀土司尚有不忘中國之情奈當今之為官為將者何其不肯振作睡着未醒耶目下賊已出入境內誘降土司尚不見甚將來迎甚官來問敵人如此猖獗莫非要待天雷擊死耶

二十九日又起 木穩大 硔腊雜 邦中 當老

木穩利　丁木穩至此九十里河邊止宿是夜大雨直到午止

三十日由九龍江轉出西北角又回到腊休郎納蓄現在洋人文武百官駐紮

予自二月底起患腹痛足痛之病腹痛之病因逐日吃着生米飯之故一日只是一餐至歇處九點鐘時方得吃如此者半月餘足痛之病因脚踁生疽又無馬騎記去來七個月不足十七天騎馬之日共只二十一天雖云二十一天上坡就下馬也半騎半牽而已欲說此回之苦非筆舌所能盡也